

中華郵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東北叢刊

第四期

中華民國十九年四月出版



本刊啓事

本刊發行伊始意在集中學術以供衆觀

海內賢達能以合於本刊主情之宏文鉅製賜寄無任歡迎詩曰笙磬同音以雅以南又曰無金玉爾音而有遐心此本刊之職志亦所望於

諸君子者也徵稿簡章列後

本刊徵稿簡章

- 一、來稿文字不拘何種性質。凡屬於學術之研究。合於本刊宗旨者。或撰或譯。均所歡迎。
- 二、翻譯文字。務請附寄原文。校對完畢。即當奉還。萬一不能照寄。務請註明出處。及原著人姓名。
- 三、文言語體。不加限制。但皆以明白曉暢爲主。
- 四、文字務請繕寫清楚。並加句讀。文中如有圖表。務請繕寫明晰。照片及複製圖片。并請將原片附寄。
- 五、稿件無論登載與否。概不退還。但寄稿時特爲聲明者。不在此例。
- 六、來稿須註明撰譯人姓名字號。（但發表時。經作者聲明。亦可改用別號。）及詳細地址。寄稿後地址如有更動時。仍請隨時通知。
- 七、來稿內容。屬於本刊通論學術專著三門者。一經登載。每千字酌贈現洋六元至二元之酬金。其他各門視稿件之性質。酌贈酬金或本刊不等。但於本刊出版前。已在他種刊物上發表者。恕不致酬。
- 八、本刊對來稿。有不合者。得予訂正。但預先聲明者。不在此限。
- 九、來稿請逕寄遼寧教育廳編譯處。

東北叢刊 第四期目錄

通論

音樂通論

高鳳樓

學術

劉子駿移讓太常博士書疏證

金毓黻

八識釋名

沈彭齡

卡本德將來科學的預料論

王永祥譯

專著

東北輿地釋略

景方昶遺著

滿洲發達史

楊成能譯

文苑

文錄 五首

目 錄

詩錄 二十九首

雜俎

成均撫言

通訛

通訊彙錄 三 則

插圖

金咸平府謀克官造鏡及金總領提控所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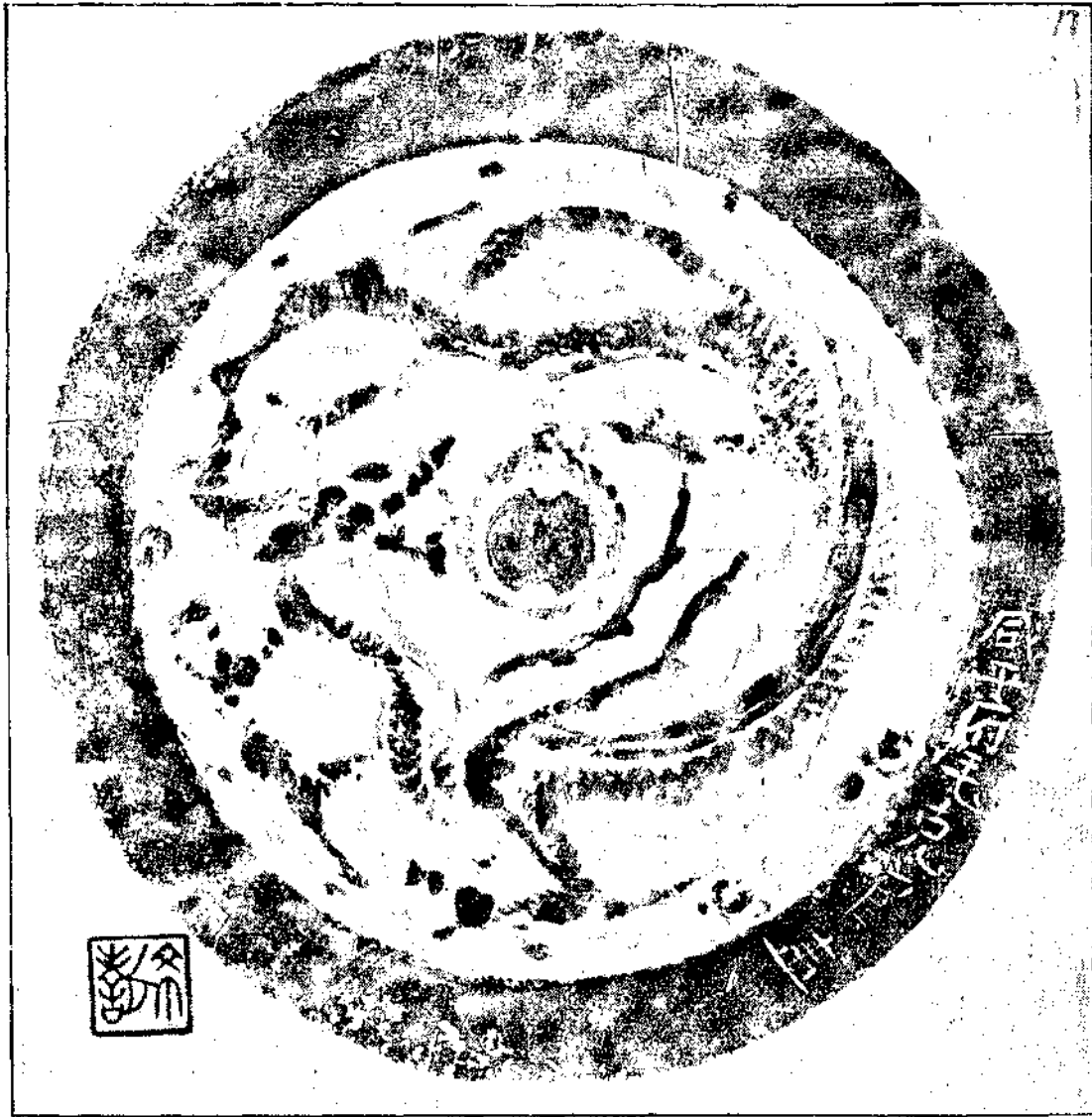
附錄

作者略歷

第五期要目預告

金毓敏 敬

金 咸 平 府 謀 克 官 造 鏡



發見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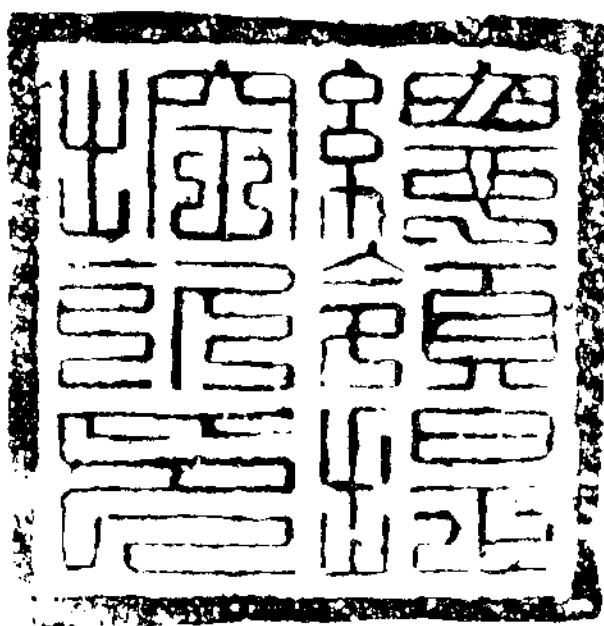
遼寧省城南
渾河沿岸

收藏及
拓贈者

王希哲

按此鏡銅質邊緣有文
曰咸平府毛克官造金
史地理志咸平府領縣
八又兵志謀克者百夫
長也毛克即謀克今開
原為咸平府治渾河沿
岸屬遼陽府之瀋州不
屬咸平蓋由流傳而至
此希哲於十餘年前購
得并手拓以示本刊

金 總 領 提 控 所 印



印 文 總領提控所印

背面小字

共三行一行同印文一行興定七年七月日一行東京兵部造

收藏者 張曉漢字肅侯遼陽人

按金史兵志元光間招義軍以三十人為謀克五謀克為一千戶四千戶為一萬戶四萬戶為一副統兩副統為都統此復國初之名也然又外設一總領提控故時皆稱元帥為總領云此總領提控之名所由來也總領提控治事之所曰總領提控所興定為金宣宗年號按金史興定六年八月改元元光大金國志則云興定七年正月改元兩書互異據此印文則興定七年八月始改元元光故七月所鑄之印猶稱興定也

通

論

王樹翰題

音樂通論

高鳳樓

目次 一引言 二歷代樂略 三今樂現狀 四溯因 五原樂 六致用 七結論

一 引言

我聞在昔。王者功成則制禮作樂。以宣德化。以浹萬民。品庶承風。賡歌載舞。裔其盛也。雙十節爲我國家開創紀念日。掃四千年舊典。而宏創新規。宜其被之聲詩。雍翕肅穆。而通行樂章。——播之巽序間者。——率俚俗苟簡。殊不足以美盛德之形容。(一)居恆惑之。歲乙丑冬。承乏省立第六小學校長職。偶與音樂教授魏冰如先生討論及之。先生頗不非予議。見徵以較爲適宜之教材。輒檢譯蕭易合作之國慶歌以示之。(二)冰如持還以教授諸生焉。不閱月。國慶新聲。洋洋盈耳矣。蕭易原歌本爲中等以上學校作。聲詞艷三者。均於小學爲不稱。以此教小學兒童。或涉鶩高躡等之嫌。然多方譬解。詮釋稍繁。而於其歌聲詞意。尙甚少昧如者。逮民國十五年國慶日。卽以茲章易前樂聲詞克諧。風味亦稍稍殊也。惟原歌第一行第四節。詞爲「四表光被時」。與「光」字本譜爲低音。冰如教授時以意增高七音程。他日語予曰。「光字唱低音。殊隘抑。不足以發其聲。不善譜之。音且流爲「廣」字。疑譯譜有誤。」予檢蕭氏五線譜。「光」字聲位亦爲低音。知譯譜不誤。更考予所檢譯者。爲

韋齋改定前作之歌。韋齋先生之作此歌。實始在民國十年頃。其詞曰：『五色垂虹展大旗。十月十日。況是十年時。……』三『十』字均爲入聲。入聲在曲家。均配入平上去三聲。據吳瞿庵曲韻所考定『十』列第四部齊微韻。爲陽平聲。陽平之爲聲。舒緩暢達。而少曲折。蕭先生以低音譜之。適如其分。是又知原譜之未嘗謬也。第今詞改作『四表光被時』。『光』字與原作『十』字之聲位適相當。『十』在曲家爲陽平。而『光』字則陰平聲也。陰陽聲差。在吾人口語中。本幾微之間耳。而在測音器中。其振動數之絕不相同。蓋可以意知。冰如亢聲唱原譜。而『光』字之本音益以發揚和洽。是固非無因而致之也。陰陽聲差。而影響於歌詞者。遽如此。覆檢今世學校中流行之歌曲。詞句與聲譜之相去。奚啻以陰陽計。平上去入之互謬。致口唱時所發之聲。與本字之原聲判若二事者。比比是也。甚且在口語中發其聲。輒見譏以讀別字。而在歌詞中發其聲。獨相與安之。若無足怪者。樂所以表心聲。心聲之情態。有非以通常口說所能形容盡致者。賴樂聲以表見之。而今之樂聲。反不如口語之和洽。是豈非大惑也耶。冰如啓予意。予更推廣之。欲於今樂有所商榷。作樂論。惟予於樂非專長。茲之所論。引其緒云耳。並世音樂專家。尙希有以教之。

(註一)據鄙人所知。民國元二年間。學校中流行之國慶歌。其詞爲『八月十九武昌城。起了革命軍。張彪與瑞徵。紛紛出城去逃生。都督黎元洪。黃興總司令。……』連五六年以後。因歌

詞之首係陰歷。易之以『十月十日武昌城云云。』以下則猶有彈詞意味也。

(註二)蕭友梅今之音樂專家也。易韋齋歌行小調。夙具別致。二先生合力作今樂。洵為珠聯

璧合。識者重之。所作諸歌。現已由商務印書館彙集出版。顏曰今樂初集。新歌初集。改定國慶

一首。載新歌初集第二頁。茲錄其詞以資參考。詞曰。』

五色垂虹展大旗。十月十日。四表光被時。歲歲朝朝有此期。十月十日。十月十日。庶事康哉百工熙。乃賡載歌之。翩翩。翩翩。颯爽英姿。不愧是青年。十月十日慶中天。國民握手。握手同立。在國徽虹影之下。相周旋。綿綿。綿綿。強固神明。能養自高年。十月十日慶中天。國民握手。握手永抱住國徽虹采之壽長流連。

茲更將首四句。譯作簡譜。附錄如下。

	雄壯	G調	國慶	易韋齋改定前作歌	蕭友梅作曲										
1	5	3	5	1.5	1 3	2.	5	1.	5	3.	0	3.2	1	5	1.2
五	色	垂	虹	展	大	旗	十	月	十	日		四	表	光	被
3	一	2	2	5	4	3.	2	1.	5	1.	十	3.	十	3.	十
時		歲	歲	朝	朝	有	此	期	十	月	十	日	十	月	十
1
日															

請讀者注意第一行第四節有※記號之音符。試用琴先按原譜。奏低音。一唱歌詞之「光」字。嗣再故高七音程。按第八音程。奏高音。一唱歌詞之「光」字而比較之。究竟某種奏法。能使光字響亮而清脆。

又按韋齋先生未改之歌。載今樂初集第一頁。除「四表光被時」原作「況是十年時」外。餘句亦多不同（不具引）尤宜注意者。末句原作「永保着玉虹五采國徽長新鮮」譜入原曲「保」字所發確爲「抱」字音。故改定歌卽用「永抱住云云」足徵先生對於一字之音。亦必使之諧和而不苟作也。茲改高原譜。使「光」字益以清越。質之先生。未知又將以爲何如也。

一一 歷代樂略

我國古代。視樂爲政治工具之一。與禮並重。皆爲國家要政。樂記曰：「樂也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易。」（按今本樂記無下易字。此從前漢書禮樂志增。班雖未著所自出。然觀上下文皆樂記之語。知實係引用樂記之文。蓋漢時猶未奪落也。今本落下易字。致不成詞。正義不予訂正。而曲爲之解。是其蔽也。）故先王著其教焉。又曰：「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又曰：「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觀此可見。

古人重樂之意義。蓋其時對於樂之觀念。殆謂其具有一種神秘性。能使人自趨於善。而不待政刑之制裁。故皆鄭重視之。多方利用以期躋於郅治之隆。

古人對於樂。既如是重視。故三代之際。大夫無故不撤懸。士無故不去琴瑟。家喻戶曉。人人以爲居常所必不可缺者。所謂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者是也。其時學者論列及樂。亦與書易春秋相提並論。莊子天下篇曰。『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樂者鏗鏘鼓舞之節。詩則樂中之歌詞也。論列六經而樂事居其二。可見學者重樂之一般。

論語曰。『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又曰。『賜也始可與言詩也矣。』曰。『小子何其學夫詩。』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云云。知當時師弟告語。數數及詩。則詩爲當時學子必修之科目。又據左傳所載。其時人諫君。匡友。必徵詩取譬。燕饗贈答。必賦詩見意。例至多不具引。則三百篇可爲諫書。可爲箴函。可爲友朋投贈之佳什。

觀上所引。則古人之於樂也。上以是設教。下以是攻修。公卿大夫。歌於朝廷。薦於郊廟。小夫賤隸。詠于閭術。播于田野。人人童而習之。長而用之。宣豫導和。蓋未常一日或曠廢之也。

至其時之樂歌。則卽本於里巷風謠。漢書食貨志及何休公羊解詁。均詳言之。食貨志曰。『男女有不得其所者。因相與歌詠。各言其傷。春秋之月。羣居者將散。行人振木鐸徇于路。以采詩。獻之大師。』

比其音律。以聞於天子。』公羊解詁曰。『男女有所怨恨。相從而歌。飢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無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間求詩。鄉移於邑。邑移於國。國以聞於天子。』史記亦云。『以爲州異國殊。情習不同。故博采風俗。協比聲律。以補短移化。助流政教。』(見樂書)則說采詩之旨。尤簡而賅。考以三百篇所載。大抵民間男女之作爲多。而其風格詞旨。皆與民間情感相通。雖在後世。猶能深入人心。而動其喜戚。王裒誦蓼莪而三復流涕。裴安祖講鹿鳴而兄弟同食。皆興於詩而動其衷曲。其在當日。自尤切合事情。收效彌廣。此最爲得樂之本。

秦漢以降。學者昧於斯旨。不知利用當時流行之樂。去秦去甚。以陶淑性靈。助流政教。而惟抱殘守缺。冀復古詞。日咨嗟太息於雅樂之淪亡。於故紙堆中。憑片言支詞。以斷斷於黃鐘旋律之爭執。若魏之杜夔。晉之荀勗。隋之鄭譯。唐之祖孝孫。宋之阮逸房庶等。致力於古樂。不可謂不精。然其結果。古樂終不能復。而朝廷之上。則以巴渝之舞。婆羅門之曲。高麗天竺安國龜茲等夷樂。以供燕饗之用。里巷庶民。流行之歌曲。則一任優伶賤工之自爲升降。學者絕不屑一道及。於是古所謂移風易俗之盛事。邈乎其不可攀矣。

豈知古樂之不可復。自漢時而已然。前漢書禮樂志載。樂家有制氏。以雅樂聲律。世世在太樂官。但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又載平當等言。河間獻王聘求幽隱。終興雅樂。以助化。時大儒公

孫弘董仲舒等皆以爲音中正雅。立之大樂。春秋鄉射。作於學官。希闊不講。故自公卿大夫觀聽者。但聞鏗鏘。不曉其意。而欲之風諭衆庶。其道無由。是以行之百有餘年。德化至今未成。志又云。是時（按指成帝時）鄭聲尤多。黃門名倡丙強景武之屬。富顯於世。貴戚五侯。定陵富平外戚之家。淫侈過度。至與人主爭女樂。則其時古樂之微。與新聲之流行。已昭然若揭。蓋樂之功用。在風諭衆庶。苟公卿大夫不能通曉其意。尙安能以竟化下之功。古樂之不取悅於時。君固意中事。其不可復古。亦當然之結果也。就令古辭不墜。音節依然。而時移事遷。習俗蠶變。無常古人之心理。已非後世所可盡同情習。扞格奏效。自稀。古樂能復復何所用之。學者不察此而驚彼。是可嘆也。

迄至李唐。風氣稍移。學者所作詩歌。多卽伶人所唱之樂曲。松窗雜錄云。『玄宗賞木芍藥。命李龜年持金花牋。宣賜翰林學士李白。進清平調詞三章云云。』詞具載白集。卽七言絕句也。雲溪友議云。『裴郎中誠。晉國公次子也。足情調。善談諧。與舉子溫岐爲友。好作歌曲。迄今飲席多是其詞焉。』又詞苑叢談云。『一樹春風萬萬枝。嫩於金色軟於絲。永豐坊裡東南角。盡日無人屬阿誰。此名柳枝詞。相傳白傅爲小蠻作也。宣宗朝樂工唱之。』又唐詩別裁集引某筆記云。王之渙與友輩飲。招妓三人侑酒。而私約曰。吾輩詩皆相敵。今憑若輩上下之歌。誰詩多者勝。妓初唱。皆友人詩也。王恚甚。指最小而綽麗者。謂友曰。必此豸乃稱歌。吾詩繼而妓果唱黃河遠上白雲間一首。王與友皆

拊掌。(讀唐詩別裁集時記其事如此。此非引原文。)據此等記載。知唐人近體七絕。皆可被之管絃。當時歌者所用。亦卽爲詩人之佳作。然教坊記云。代面出北齊。蘭陵王長恭性膽勇而貌婦人。自嫌不足以威敵。乃刻爲假面。臨陳著之。因爲此戲。亦入歌曲。又舊唐書音樂志。踏搖娘生於隋末河內。河內有人貌惡而嗜酒。常自號郎中。醉歸必毆其妻。其妻貌美善歌。爲怨苦之詞。河朔演其聲而被之弦管。因爲其夫之容。妻悲訴。每搖頓其身。故號踏搖娘。近代優人改其制度。非舊旨也。又雲漢友議云。元稹廉問浙東。有俳優周季南。季崇及妻劉採春。自淮甸而來。善弄陸參軍歌聲徹雲。據此。則民間歌曲。仍另有代面踏搖娘陸參軍等曲。至朝廷所用。則分燕樂爲二部。堂下立奏者曰立部伎。堂上坐奏者曰坐部伎。太常閱坐部伎不可教者隸立部。又不可教者乃使習雅樂。(此據王君九語。)則又與民間歌曲互異其制。

綜觀以上引述。則唐時樂分爲三。行於朝廷者爲燕樂雅樂。行於民間者有踏搖娘代面等曲。而學者之間。則以七言絕句被諸絃索。其旨則皆本於怡悅情性。取快當時。故雅樂最輕。以下材講習。應故事。皆與古樂之本於移易風俗。以助教化者異其趣。

五代及宋初。與唐略同。樂仍分級。而與古異趣。惟歌詩者少。學者之間。盛行長短句調。而名之爲詞。(詞始於晚唐。盛行於五代及宋。)蓋絕句之調。樸直呆板。不足供欣賞。故長短句代之而興。非詩

調亡遺。別創新詞也。（卽古樂之代續。亦猶此耳。必人世進化。原調不歎於意。乃改創新調。新調既興。無復屑用原調者。原調乃微。古樂之亡者以此。古樂之終不可復者亦以此也。）詞調既艷媚。深中於人心。故五代之際。學者庶民皆用之。幾合爲一。雁門野記云。『南唐後主精於音律。凡度曲莫非奇絕。開寶中國將除。自撰念家山一曲。旣而廣爲念家山破宮中民間。日夜奏之。未及兩月。傳遍江南。』知當時每有新腔。則上下風行。勢與周初彷彿。至宋則學者又有降意從俗。專爲創作者。後山詩話云。『柳三變（卽柳永。字耆卿。崇安人。景祐元年進士。有樂章集九卷。）遊東都南北二巷。作新樂府。骯髒從俗。天下詠之。遂傳禁中。仁宗頗好其詞。每對必使侍從歌之再三。』而伶人新腔。轉賴之以傳於當時。避暑錄話云。『柳永爲舉子時。多遊狹邪。善爲歌詞。教坊樂工。每得新腔。必求永爲詞。始行於世。於是聲傳一時。』蓋其時學者之於樂。所求者在協比聲律。婉妙可喜。與古樂舊調相合與否。在所不計。故新腔。屢出。日以彌多。墨莊漫錄云。『洞仙歌腔。出近世。五代及國初皆未之有也。』白石道人歌曲題云。『辛亥之冬。余載雪詣石湖。止旣月。授簡索句。且徵新聲。作此兩曲。石湖把玩不已。使伎肄習之。音節諧婉。乃命之曰暗香疏影。』其餘宋人筆記。載新腔原委者甚多。其後朝廷用樂。有時亦用新腔。張炎詞源云。『崇寧立大晟府。命周美成諸人討論古音。審定古調。淪落之後。少得存者。由此八十四調之聲稍傳。而美成諸人又復增演慢曲引近。或移宮換羽。爲三

犯四犯之曲。按月律爲之。其曲遂繁。其里巷歌舞所用之詞。亦與學者所用爲近似。有轉蹈。見碧雞漫志。其詞多用調笑令填之。有大曲。詳見王靜安宋大曲考。有曲破。見宋史樂志。有諸宮調。見碧雞漫志。夢梁錄。東京夢華錄等不具引。蓋終宋一代。雖有少數學者仍考求古律呂制度。如朱子蔡沈胡瑗等。以期興復雅樂。而實際應用者。則無論朝野。皆爲自制之新腔。當時詞人亦多妙解音律。每自歌所作。以怡性情。至播於曲巷間者。亦卽學者遺興之作。故樂能普遍於朝野。上下而臻用樂之一致。及夫人人對於樂之欣賞與肄習。實爲漢魏晉唐以來所未有。蓋幾與三代同風矣。

元以異族入主中夏。國典朝章。取便通曉。虎兔紀年。形諸公牘。高文典冊。所用極稀。而開國之初。更廢科舉。學者聰明才智無所附寄。適承宋詞普遍之餘。乃更演爲雜劇曲本。詞句通俗。村媪都曉。較宋詞爲益易流播。於是一代文學。卽以娛樂品著稱。而元曲乃與宋詞唐詩楚騷漢賦同其價值。學者作曲。尤重白描。不事綺羅脂粉。自詡爲本色當行。樂之普遍。較宋人更進一步。

朱明建國。此風未蔑。親王之國。猶多以曲本爲賜。見張小山樂府序。李開先作也。其意固在使親王寄情聲色。可免生覬覦神器之心。非專爲提倡曲本。然必當時曲本風靡。一世人以爲娛。乃能卽以所娛者。賜之使陷溺於不自覺也。使當時親王之視曲本。猶今日學人之讀古書。徒見其姿奧。

難曉而不得其可樂之處。明祖雖愚，當不能以是爲羈縻之具矣。故知曲在明初，猶普遍於朝野。與元季略同也。加之洪武之初，科舉未復，故諸文人亦皆盡心此道。如王子一、劉東生、谷子敬、賈仲名、楊景言、楊文奎諸人所作，率矜重典麗，有關白馬鄭之遺風。迨科舉既復，八股文興，學者之間，風氣漸移。熱中功名者，皆揣摩制義文字，以代聖賢立言爲畢生企求之標的。無餘力以事製曲。其餘亦多以古文詩詞自遣，而以曲爲卑卑不足道，不屑一爲之。故仁宣而後，雖時有作者，如朱有燉、王九思等所作雖多，（周憲王最以雜劇見稱，所著見於也是園書目者尙三十種。）然去元人筆意漸遠。下此雖有湯顯祖等曲文綺麗，至今稱道，而不解音律，被之絃索，乖失頗多。至民間盛行，則別有溫州雜劇、海鹽弋陽諸腔，與學者之曲分道揚鑠。樂復歧而爲二。海鹽諸腔，學者雖不屑道，而民間嗜之初，不稍減於元人之嗜曲。祝允明猥談云：「南戲出于宣和之後，南渡之際，謂之溫州雜劇。今遂遍滿四方，輒轉改易，蓋已略無音律腔調。如餘姚腔、海鹽弋陽腔、崑山腔之類，趁逐悠揚，實胡說耳。」據此可見學者所目爲胡說者，當時實已遍滿四方。其所用腔調亦與宋元不同。靜志居詩話云：「梁伯龍崑山人，雅擅詞曲。時邑人魏良輔能喉轉音聲，始變弋陽海鹽故調爲崑。」客窗偶筆亦云：「崑有魏良輔者，造曲律士，所謂崑腔者，自良輔始。」則崑腔雖自溫州雜劇蛻變，其調實爲自創。既創之後，風靡一時，遂爲後世戲劇之正宗。至神宗之際，朝廷亦沿用焉。勝朝彤史拾遺云：

『神廟以孝養故。設兩宮百戲。自宮中舊劇。以及民間鬻弄。無不備。』是當時民間戲劇亦曾入宮也。

有清一代。與明略同。學者之間。以曲爲一種藝術。雖有作者。然多不解音律。以作曲與作詩詞略相等視耳。而民間之樂。則又變焉。明季崑腔。學者目爲胡說。（見上引猥談）民間則盛行之。至清則崑腔爲學者專用之劇。以爲音調猶餘古之遺意。（見嘯亭雜錄）而民間則盛行弋陽等腔。（見同上）及乾隆三十九年以後。則秦腔盛行。嘯亭雜錄云。『魏長生四川金堂人。行三。秦腔之花旦也。甲午夏入都。時京中盛行弋腔。殊乏聲色之娛。長生因之變爲秦腔。繁音促節。嗚嗚動人。故名動京師。凡王公貴位。以至詞垣粉署。無不傾擲纏頭數千百。』當時人傾倒秦腔之狀。可概見也。此後則宜黃腔二簧腔以次盛行。至不可遏止。嘯亭雜錄云。『近日有秦腔宜黃腔亂彈（卽二簧）諸曲名。其詞淫褻。皆街談巷議之語。易入市人之耳。又其音靡靡可聽。有時可以解憂。故趨附日衆。雖屢經明旨禁之。而其調終不能止。』可知當時諸腔之氣勢煊赫。雖帝命亦不能禁焉。道咸以降。迄於清亡。宜黃亂彈與秦腔崑曲迭相爭勝。然崑曲終不及宜秦之普遍也。（見京塵雜錄）

以上所論。自漢迄清之中葉。樂雖蠱變甚多。然學者皆視爲文人餘事。不能與經傳同科。並列諸肄習之目。詩詞曲等之學習。亦皆與古時習樂之心理不同。遜清末季。海禁大開。與列強接觸。處處見

短於是變法圖強廢科舉立學校而沿習四千年之教育制度不得不變更以模仿外人焉。然外人對於音樂皆列之學習科目。而光緒二十八年張百熙奏定學堂章程。各級學校課程中猶無音樂一科也。及二十九年改訂學堂章程亦未補列音樂科。直至光緒三十三年正月學部奏訂女子師範學堂章程始將音樂列入正式科目而定其教授要旨曰：『在使感發其心志涵養其德性云云。』然翌年二月學部覆使日大臣請發音樂學生官費奏猶曰：『學校雖係文部直轄惟核其所修之學業（按指音樂）尚非中國今日最急之務嗣後亦可不改給官費云云。』則其時對於音樂一科之認識猶之以前之程度耳。蓋其視課程以政治立腳點觀之（欲借興學以圖強）未常以教育立腳點觀之。故與近功急利有直接關係者則學之惟恐有不及其無直接關係者則自以爲非所急務矣。至女子師範之所以獨列音樂充其量亦不過以女子性近美育而女子教育與國計民生關係較疏（當時之觀察）故此等課程乃得列入正式肄習之科。非於音樂果有何等進一步之認識也。

至宣統二年改訂小學課程始將音樂列爲隨意科。中學課程亦加授音樂。然師範課程中獨無音樂一科。不知當時改訂課程者之用意果何居。師範學生不習音樂而小學課程則列有音樂。師範學生畢業果何所資以教授耶。

三 今樂現狀

今樂現狀。可就功令學者論著與學校實施三方面以考見一斑。至社會上流行之戲劇。則爲例至近。不再贅及。茲先言功令。

學校中列音樂爲正式肄習之科目。始自清宣統二年。民國改元。一切更張。教育部擬定普通教育暫行辦法。附以中小學課程標準。令行各省。然此種辦法。不過一時權宜之策。於實施上。殊少詳密之計畫。故讀經一科。因而未改。音樂一科。亦祇率由舊章。民國四年七月。公布國民學校令。其第十三條云。「國民學校之教科目爲修身國文算術手工圖畫唱歌體操。遇不得已時可暫闕手工圖畫唱歌之一科目。或數科目。」則對於音樂之態度。與清季實相伯仲。同年公布之國民學校令施行細則第七條云。唱歌要旨。在使兒童唱平易歌曲。以涵養美感。陶冶德性。宜授平易之單音唱歌。歌詞樂譜。宜平易雅正。使兒童心情活潑優美。其所附之課程標準表。第一二學年。音樂與體操合授。每週四小時。三四學年。則音樂單授。每週一小時。教材標準均爲平易之單音唱歌。高等小學校令第八條。亦規定「遇不得已時手工唱歌亦得暫闕」。是其視唱歌或不及圖畫之爲重要。故國民學校圖畫可與唱歌手工並闕。而在高小則不得闕授圖畫。至高小校令施行細則第二條。規定唱歌要旨云。「宜依國民學校令施行細則第七條（原令誤爲第八條令訂正）第二項之規定。

漸增其程度。並得酌授簡易之複音唱歌。』而所附之課程標準表。各學年每週均授音樂二小時。教材標準均爲單音唱歌。則又並無複音之規定。故統觀小學校令對於音樂一科。實無若何特別注重之點。不過與手工圖畫諸科等量齊觀。均視爲可有可無之科目。至中學校令施行細則。係民國元年十二月二日公布。以後並未修改。第十五條規定樂歌要旨。『在使諸習唱歌及音樂大要。以涵養德性及美感。先授單音。次授複音。及樂器用法。』又以中學科目繁多之故。附表各學年每週僅列一小時音樂。二年三月公布中學課程標準令。亦未加多鐘點。教材標準。第一年爲基本練習及歌曲。第二年加授樂典。第四年加授樂器。師範學校。自民國元年公布之課程標準。已加授音樂。較清季稍爲完密。民國五年。修正師範學校規程。第二十六條規定樂歌要旨。『在習得音樂之知識技能。以涵養德性及美感。並解悟高等小學校唱歌教授法。』所附課程表。一二學年樂歌每週二小時。三年以下均一小時。以與各比較。亦無若何重視之點。至高等教育方面。則專門學校令（元年十月二十二日公布）第二條規定。專門學校之種類。雖列有音樂專門學校之名目。而其學校規程迄未公布。（工業專校規程於元年十一月十三日公布。法政專校則十二月二日。商船專校十二月六日。外國語專校同。商業專校十日。農業專校十一日。醫學專校二十二日。藥學專校同。惟美術專校與音樂專校迄未公布。）至大學文科。亦無音樂一門。是對於音樂高深之

研究。尙未在計議之中也。職是之故。中學音樂教師。既感缺乏。（吾省從前有體育美術專修科之設立。北京女子師範大學亦有音樂科。然造就不宏。成材有限也。）又無研究高深學理之場所。教授課程。自不如餘科之湛深。中學教師既如是。小學教師更可知。故學校視音樂教師爲次要人員。學生則目之爲『外堂先生』。中國教育辭典論中國音樂教學曰。自改行新教育以來。中小學雖設有音樂一科。然不甚重視。教師修養亦不完備。故音樂之教。可謂無有。非過論也。

以上所引功令。均在改革學制之前。蓋自民國十一年十一月一日。學校系統改革案頒布後。對於課程標準。迄無明文規定。各校支配課程。大抵率由舊章。轉相沿襲。其最初之根據。實不外所引各功令。全國教聯會組織之課程標準起草委員會。雖將中小學課程標準草擬竣事。亦未呈奉明令實施。但就其已發表者觀之。則小學部分。音樂分數佔百分之六。較之以前時間。則有減無加。程度則有加無減。如何實施。有無窒礙。尙未可知也。然其對於音樂。亦以汎常視之。則猶之改制以前之態度耳。

故就以前各項功令觀之。音樂一科。實未嘗蒙若何重視之待遇。誠不及其餘諸科焉。茲更考之學者論著。

民元以降。國內學者討論各種問題之文字。汗牛充棟。不可謂不多。討論所及之對象。亦不可謂不

廣。獨於音樂方面。則甚少討論及之者。國人對此科之態度可知也。惟蔡元培等以提倡美育之故。時提及音樂。然其視音樂。不過與美育中其他科目如圖畫手工等爲倫比耳。而民十以降。借重於美育之提倡。國人視音樂則稍稍重之矣。民國十一年六月。蔡元培在教育雜誌論『美育實施的方法』。其學校的美育方法曰。幼稚園有舞蹈唱歌手工等美育專課。中小學有音樂圖畫運動文學等科目。大學則設美術專科。如音樂美術戲劇文學等云云。本年七月。中華教育改進社年會時。亦議決下列八案。

- 一 提倡國民音樂。應以世界能通行者爲限。
- 二 京都極宜籌備音樂大學。在大學未成立以前。各省大學或師範應添音樂專科。科分二組。(一)樂理組。(二)樂器組。
- 三 各省應選派音樂教員來京講習。
- 四 請各省到會代表回籍徵集民歌歌詞。
- 五 請設法籌款辦理管絃大樂隊。
- 六 改訂吾國國歌。
- 七 徵集各地原有之歌詞曲譜及樂器。

八 提倡國民音樂。當同時注重社會音樂。及家庭音樂。

此等議決案如均見諸實施。吾國音樂教育前途或不致如以前之奄奄無生氣歟。繼此以往。學者注意及之者日以加多。民國十六年王光祈先生在中華教育界論音樂之重要。與國人漠視音樂教育之可嘆。言之尤爲愷切。王氏音樂專書亦有四五種問世。其時北京大學則有音樂雜誌之刊行。專以研究學理。鼓吹輿論。國人對於音樂之認識。乃更進一步矣。

民國初年。音樂教材多採自外國。音樂教師輾轉稗販。以資應用。能否使學生性情活潑優美。實不暇計及。如有新歌。則流行極速。猶記民國六年。先師李石安先生與音樂教師劉畫三先生合製秋江送別曲一首。其詞曰。潯陽送客行。秋江一色清。荻暗馬猶繫。楓凋船正停。云云。討論初定。劉先生卽授之吾輩。李先生猶以曲韻稍近靡靡音爲嫌。擬俟異日修訂焉。乃翌年予自瀋陽西行就學於錦西。則到處所聞新歌。率有此曲。或名曰潯陽琵琶。或仍原命之名。可見當時傳播之速。與自製歌曲之缺乏可貴也。今則自製之歌曲日有增益。作者亦多爲諳習樂理之人。據余所見。如錢君甸等之小學音樂集。豐子愷之中文名歌五十曲。趙元任之新詩歌集。與前引之蕭易合作今樂初集。新歌初集。皆上選也。近日又有署蘇州央社音樂系者。撰製各項愛歌。繼續印行。方興未艾。而黎明暉氏之學校歌舞劇。如葡萄仙子。月明之夜等。繁音促節。亦日出而不窮。此皆予在中小學時代所未

有之現象也。就中錢氏之作。最切合兒童心理。但微嫌其運詞稍不中律。字音拗折太甚。爲美中不足。豐氏之曲。均取諸外籍。嵌以國人固有詩詞。比合甚爲妥洽。於中等學校爲適宜。趙氏妙解音理。尤長於聲韻。所作甚自負。欲別創新聲。蔚國樂爲世界之模楷。非專門以上學校學生不能領略其風味也。蕭易之作。引商刻羽。追琢其章。歌詞有元人小令之遺風。曲譜尤抑揚婉妙可喜。蓋蕭友梅先生於音樂造詣極爲湛醇。又能深諳國性。體察精微。故所作無靡靡之音。而能深入人心也。中央社出品。未經按奏。不知與蕭趙如何。若黎氏之曲。以予視之。恐自郢以下。流於靡矣。然卽以黎氏之作。持較以前學校中流行之歌。其製作之粗密。已不可同日語。故就學者論著考之。國人對於音樂教育之認識與倡導。年來確有極速之進步焉。

不過此等進步。爲最近日事。沾漑濡染。效尙未宏。一般學校仍以師弟相傳之舊曲應故事。而不知其中可議之處甚多。茲拮據一二。以見一斑。

1 3	5.	6	5	1	1.	6	5	1 3	5. 5	6 5 3 1	2	0
雲	淡	風	輕	微	雨	初	晴	假	期	恰遇良辰	辰	

此爲春遊曲之第一行。予在小學時代曾習之。今日流行之曲本亦載之。據予所知。現仍學此歌者。校數尙不在少。豈知此曲與歌詞不諧之處極多。曲情與詞亦不相稱。曲情幽怨淒清。於誄悼之詞。

爲宜。而詞則休沐暢遊之作也。（宜用輕婉明快之曲配之。）情詞乖戾。根本卽不相宜。而字音之流閏。雖「拗折天下人嗓子」（借湯若士語。事見顧曲塵談）亦莫由濟事。一起雲字濁平也。入曲則發上聲之音。雲淡風清。與微雨初晴。二句末字。同在一種聲位。所發之聲。當然一致。其實清晴絕不同讀。使在口語中讀清風明月爲晴風明月。則人將笑之矣。不第此也。假期之假爲去聲。真假之假爲上聲。此種分別。吾人口語中明白之至。卽在晉唐之際。二音已不同讀。考之前漢書文帝紀注。參以左氏傳疏所載可證也。文帝紀贊曰：「吳王詐病不朝。賜以几杖。羣臣袁盎等諫說雖切。常假借納用焉。」蘇林注曰：「假音休假。借音以物借人之借。」左氏傳莊十八年注云：「是借人禮。」疏曰：「假借同義。取者假爲上聲。借爲入聲。與者假借皆爲去聲。」文帝贊意謂吳王詐病。本不宜賜與几杖。雖有羣臣切諫。而文帝猶與之也。假借二字。均爲與者之用。依左氏疏。均應讀作去聲也。今蘇林云。假音休假。是休假之假。亦應讀爲去聲。故口語分別上去。係沿自古音。證據確鑿。非流閏音之可比。而譜入此曲。則假期之假。確爲真假之假。眞期云何。假期云何。是不堪供一噱耶。然今之教學此曲者。固不之計焉。

民國五六年頃。吾邑（康平）某鄉村教師爲縣視學許香圃先生視察解職。解職之由。則以教授音樂誤解歌詞也。功令旣下。羣服許先生之視察精密。卽被解職之教師。亦衷心悅服。略無怨懟之

色徒自歎於學識。夤陋而已。於是視學之辨析毫末。某教師之器度恢宏。一邑詡爲美談。此予親聞之於同時任職者。至當時所教之歌。則其詞曰。

『日暖風和。四月天。學士出遊多少年。衣裳楚楚人爭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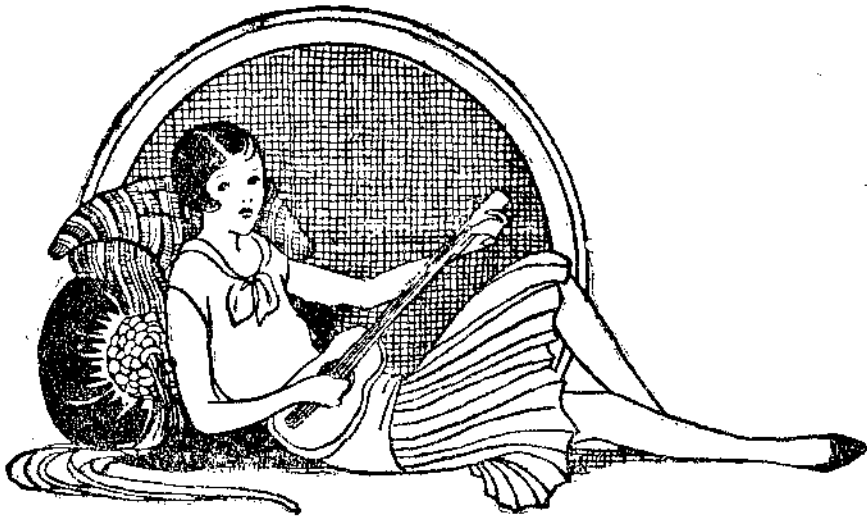
某教師解多少年爲若干年。實則少年者青年也。言多少年者謂出遊以青年爲多也。少字讀去聲。不讀上聲。某教師誤讀爲上聲。而又適承上之多字。故解爲若干年。經指示之後。其誤謬甚顯。然多少相遇。竟在此等字句。不細辨解。人人皆易陷於誤解。則以巧合之故也。許先生獨能辨而出之。是其精覈處也。故人皆悅服焉。詎予考以原曲。以此詞譜入。而多少年三字之音。則誠乎其爲多少（上聲）年也。果某教師一人之夤陋歟。抑亦製歌者之不加詳察歟。然此曲之流行於今日學校中。則猶之當年也。

考尙書堯典曰。『詩言志。歌詠言聲。依詠律和聲。』（今分慎徽五典以下爲舜典。東晉以後之說也。茲不從之。）四語爲相關疊句。以今意譯之。則「詩」卽歌詞也。詩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說文曰。『詩志也。古文從言從之。』蓋造字本意。中心有所苑結。是曰志。以口表出之曰言。以文字表出之曰詩。詩卽言之著於竹帛者。其時固無文筆之區分也。『詩言志。』卽心之所之。著於竹帛之謂。班固解之曰。『誦其言謂之詩。』是也。故詩與歌詞相當。『歌』則將詩

譜入曲後其所發抑揚亢墜之節。縱送舒促之情態也。詩之節奏情態。專賴此抑揚亢墜縱送舒促者以詠之。班氏曰：『詠其聲謂之歌。』是也。（班語見漢書藝文志。班引經文作『詠。』禮樂志又作『咏。』師古曰：『咏古詠字也。』此蓋今文家言。史記五帝本紀作歌長言。孔穎達書正義曰：『定本經作永字。明訓永爲長。』此蓋古文家言。以今考之。今文家說較順。故此引經文從之作詠。不作永。）蓋情感有動於中。必欲完全表達於外。僅著竹帛（爲詩）尙不足以曲見纖微之情。乃後用樂音譜其高下急徐之節。以期所表達者適如原志。此歌之第一義也。故歌必須曲如原詞之分量。原詞旨趣。詩所不能盡達者。歌能達之。詩所不能曲盡者。歌能盡之。而後乃盡歌之能事。而後乃稱歌之名實。（下二句「聲」樂器之音也。諸注無異詞。又說文聲从殸聲。殸卽籥文磬字。實聲而兼義者。用許氏說解之。尤爲精核。『聲依詠。』言伴奏之樂器必依所歌之音。『律』則複音和聲之謂。又必依聲以施其出入上下之限度也。四語詳解。見注疏集傳。及孫星衍今古文注疏。陳喬樞今文尙書經說考。劉逢祿尙書今古文集解。徐養原頑石廬經說八。陳澧東塾讀書記五。俞樾羣經平議三。徐氏文尤詳瞻而精當。）上引二事。在詞本甚明暢。入歌則意義完全變更。或卽不詞。是已違反歌之本義。不成其爲歌矣。此非細事。與歌中其餘小疵不可同日語。乃亦相習沿用。不加詳察。則充斯類也。誠如焦氏關古詩叶韻之說曰：『如此則東亦可音西。南亦可音北。上亦可音下。前亦

可音後。凡字皆無正呼。凡詩皆無正字矣。豈理也哉。（見所著筆乘）

此外歌爲藝術之一種。其詞之本身。必有文學價值。能動人情趣。而後被諸管絃。乃能倍增其神味。而人之情趣。長幼不同。美之欣賞。亦各有造詣。在中學學生以爲婉妙無間者。小學學生或不能稍有悟入。在小學學生視爲宛轉可喜者。中學學生或卽以爲味同嚼臘。至曲律音位。相關相差之單簡繁複。在中小學間。其宜分別運用。尤不待言。今之教者。能審辨於此等者。蓋甚寥寥也。若夫原曲情態。是否與原詞情態相契無間。詞曲本身。能涵養學者某種情操。學者所亟需助長者。爲某種情操。必用某曲始能達此目的。則必須體驗精核。辨析微渺。洞悉乎音理與心理之最高境地。乃克蕲事。更非漫無音樂素養者所能運掉自如者矣。故一言今樂現狀之實施於學校中者。固尙在幼稚時期也。（未完）



學

孔

夏清



劉子駿移讓太常博士書疏證

金毓黻

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興。聖帝明王。累世相襲。其道甚著。周室既衰。而禮樂不正。道之難全也如此。是故孔子憂道不行。歷國應聘。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修易序書。制作春秋。以紀帝王之道。

此言孔子憂道之不行。而作六經也。

史記孔子世家曰。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迹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又曰。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又曰。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又曰。及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此太史公歷叙孔子刪述易書春秋之大略也。

及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卒而大義乖。重遭戰國。棄籩豆之禮。理軍旅之陣。孔氏之道抑。而孫吳之術興。陵夷至於暴秦。焚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罪。道術由此遂滅。此言孔子沒後。而道術由之滅裂也。

前乎歆書而論及此者。有史記儒林傳序曰。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游散諸侯。大者爲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路居衛。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於齊。陵遲以至始皇。天下竝爭於戰國。儒術旣絀焉。至秦之季世。焚詩書。坑術士。六藝從此缺焉。又漢書藝文志叙亦曰。昔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故春秋分爲五。詩分爲四。易有數家之傳。戰國從橫。真僞分爭。諸子之言。紛然殺亂。至秦患之。乃燔滅文章。以愚黔首。班書藝文。雖取材於子駿七略。而叙則固自作。有此兩證。則劉說不孤矣。

漢興。去聖帝明王遐遠。仲尼之道又絕。法度無所因襲。時獨有一叔孫通。略定禮儀。天下惟易卜。未有他書。至於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律。然公卿大夫絳灌之屬。咸介冑武夫。莫以爲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晁錯從伏生受尙書。尙書初出於屋壁。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時師傅讀而已。詩始萌芽。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爲置博士。在朝之儒。唯賈生而已。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出於建元之間。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相合而成泰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故詔書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朕甚閔焉。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離於全經。固已遠矣。

此言漢世古文經傳初出。殘闕尙多。而通之者又少也。

史記儒林傳叙曰。漢興然後諸儒始得修其經藝。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叔孫通作漢儀禮。因爲太常諸生弟子共定者。咸爲選首。於是喟然歎興於學。然尙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遑庠序之事。孝呂后時。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時。頗徵用。然孝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竇太后又好黃老之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及今上指武帝即位。趙綰王臧之屬。明儒學。而上亦嚮之。於是招方正賢良文學之士。自是之後。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於燕則韓太傅。言尙書自濟南伏生。言禮自魯高堂生。言易自甯川田生。言春秋於齊魯胡毋生。於趙自董仲舒。及竇太后崩。武安侯田蚡爲丞相。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而公孫宏以春秋白衣爲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學士。靡然嚮風矣。此紀漢初經術復興之大略也。漢書藝文志叙曰。漢興改秦之敗。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迄孝武世。書缺簡脫。禮壞樂崩。聖上喟然而稱曰。朕甚閔焉。於是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秘府。此又紀漢初籍籍殘闕之大略也。謹案史記。叔孫通傳。通起朝儀。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徵魯諸生三十餘人。有兩生不肯行。曰。吾不忍爲公所爲。公所爲不合古。公往矣。無汙我。故子駿謂通略定禮儀。言略則未盡。仍古禮之舊可知也。此古經之殘闕一矣。又案史記儒林傳。言孝文帝時。欲求能治尙書者。天下無有。乃聞伏生能治之。欲召之。是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于是乃詔太常。使掌故朝錯往受之。

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得二十九篇。卽以教於齊魯之間。學者由是頗能言尙書。論衡正說篇亦言尙書本百篇。遭秦用李斯之議。燔燒五經。濟南伏生抱百篇藏於山中。孝景皇帝始存尙書。伏生已出山中。景帝遣鼂錯往從受尙書二十餘篇。伏生老死。書殘不竟。仲任之言與史記大同小異。其異者。慮必別有所本。雖後于歆書不足怪也。史記言其書亡數十篇。論衡言尙書本百篇。以伏生老死。書殘不竟。故歆書謂尙書初出屋壁。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時師傅讀而已。此古經之殘闕二矣。又案經典叙錄云。毛詩者。出自毛公。河間獻王好之。徐整云。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倉子。薛倉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間大毛公。毛公爲詩故訓傳於家。以授趙人小毛公。小毛公爲河間獻王博士。漢書藝文志謂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當孝武之世。詩有齊魯韓三家。皆立于學官。可謂盛矣。而子駿謂詩始萌芽者。文帝時。申公韓嬰以詩爲博士。五經列於學官。唯詩而已。又漢書儒林傳。稱賈誼爲左傳訓。故授趙人貫公。今證以賈誼新書。其言合于諸經者甚多。蓋賈生故深於古文之學。不同於韓嬰專恃口語者。故子駿謂在朝之儒。惟賈生也。又案百官公卿表。博士秦官。漢初仍之。文帝時。有爾雅博士。其他之立於學官置博士者。慮不止爾雅一書。然通古文之儒。而立身于朝。則賈生一人而已。此古文經傳初出而不見重于時主者一也。及武帝之世。古籍出世者漸多。

漢書景十三王傳。稱河間獻王。從民間得善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尙書禮記。孟子老子之屬。皆經傳說。記七十子之徒所論。其學舉六藝。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獻王之立。在景帝前二年。其得古文經傳。暨立博士。意當在武帝之初年。故子駿謂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出於建元之間也。其云泰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者。据文選注。引七略云。孝武皇帝末。有人得泰誓於壁中者。獻之於博士。使讚說之。因傳以教。今泰誓是也。論衡正說篇云。宣帝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逸易禮尙書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後易禮尙書各益一篇。斯篇所記。武帝宣帝其時既異。而尙書增益之一篇。亦莫知爲泰誓否耶。要之當時古文經傳初出。專恃口說之儒。多不能通。故子駿稱當時一人不能獨任。或爲雅。或爲頌。相合而成。此古文經傳初出。而鄙儒多不能通之。又其一也。

困學紀聞。後漢翟酺曰。文帝始置一經博士。此一經指詩。故曰詩始萌芽。趙岐孟子題辭。孝文皇帝欲廣游學之官。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歆謂天下衆書往往頗出。廣立學官。爲置博士。卽指此也。且惟先師皆出於建元之間。故武帝有五經博士之置。

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爲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篇。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秘府。

伏而未發。孝成皇帝。閱學殘文。缺稍離其真。及陳發秘藏。校理舊文。得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或脫編。博問人間。則有魯國桓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識者之所歎。士君子之所嗟痛也。

此言古文全經復出。乃以遭時亂而未施也。

漢書藝文志曰。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尙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于學官。論衡案書篇曰。春秋左氏傳者。蓋出孔子壁中。孝武皇帝時。魯共王壞孔子教授堂。以爲宮。得佚春秋三十篇。左氏傳也。今案漢志僅言得古文尙書。及禮記論語孝經。而未及左氏傳。論衡雖言之。而未足深信也。何者。許君說文叙言。北平侯張蒼嘗獻春秋左氏傳。是其書漢初猶在也。說文叙又曰。孔子書六經。左丘明述春秋傳。皆以古文。又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云。論言弟子藉出孔氏古文。近是。稱孔氏古文。則以孔子用古文書六經可知矣。然則共王及北平所發。其必爲孔氏古文全經。又可知也。

漢志云。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一。案此所稱中古文。卽藏於秘府伏而未發之古文全經也。漢志又云。古文尙書。出孔子壁中。孔安國悉得其書。以考

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于學官。是安國得古文尙書後。曾獻之於官。復藏之于中秘書。故號中古文。亦卽漢志所列尙書古文經四十六卷也。子駿稱魯國桓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者。漢書儒林傳。高堂生傳。士禮。而魯徐生善爲頌。徐氏弟子有桓生。意卽子駿所稱之魯國桓公也。高堂生。士禮。亦古文之學。桓生必有所受。其見稱宜也。漢書儒林傳云。賈誼爲左氏傳訓。故授趙人貫公。爲河間獻王博士。經典叙錄略同漢書。是貫公卽獻王所立之左氏春秋博士也。左氏爲古文學。貫公之學。又出於張蒼。賈誼。故子駿謂之學與此同也。儒林傳又云。孔安國以古文尙書。授都尉朝。朝授膠東庸生。庸生授清河胡常。以明穀梁爲博士。又傳左氏。常傳左氏。卽傳庸生之左氏傳也。庸生蓋專治古文尙書。左傳並通之。故子駿亦謂學與此同也。

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一藝。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嫉妬。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抑此三學。以尙書爲備。謂左氏爲不傳春秋。豈不哀哉。

此統論今文之陋。以見古文之精也。

史記儒林傳云。申公獨以詩經爲訓。以教無傳疑。漢書無此疑字爲是疑者則闕不傳。索隱曰。謂申公不作詩傳。但教授有疑則闕耳。漢書同。師古曰。口說其情。不爲解說之傳。案申公治魯詩。爲今文經師。而不作詩傳。專恃口說。宜其末流。是末師而非往古也。

漢書藝文志云。後世經傳。旣已乖離。博學者。又不思多聞闕疑之義。而務碎義逃難。便辭巧說。破壞形體。說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言。後進彌以馳逐。故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安其所習。毀所不見。終以自蔽。此學者之大患也。案班志亦極言經師之敝。與子駿同意。又顏注引桓譚新論云。秦近君能說堯典篇目兩字之說。至十餘萬言。但說曰。若稽古三萬言。此亦可見當日今文家之分文析字。煩言碎辭矣。宜乎子駿攻之甚力也。

史記封禪書云。上用諸生議封禪。封禪用希曠絕。莫知其儀禮。而羣儒采封禪尙書周官王制之望射牛事。羣儒不能辨明封禪事。又拘牽於詩書古文。而不能騁。上爲封禪祠器示羣儒。羣儒或曰。不與古同。徐偃又曰。太常諸生行禮不如魯善。周霸屬圖封禪事。於是上絀偃霸。而盡罷諸儒不用。此卽子駿所謂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守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也。今案漢書武帝紀。建元五年。置五經博士。皆屬今文。當時議封禪諸儒。必爲五經博士之屬。故子駿譏之。以尙書爲備者。漢書劉歆傳。臣瓚注云。當時學者。謂尙書唯有二十八篇。不知本有百篇也。謂左

氏爲不傳春秋者。蓋當時今文家有是語。後漢書范升傳。升曰。左氏不祖孔子。而出於丘明。師徒相傳。又無其人。卽其一證。後漢盧植王接皆謂左氏囊括古今。成一家之言。不主爲經。卽其證也。然據史記十二諸侯年表。稱魯君子左丘明。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論語又稱孔子與丘明同恥。丘明蓋與孔子同時。因春秋之文而作傳。不得謂之不傳春秋也。至古文尙書。本爲百篇。以藏於秘書。外間未見。故有爲備之語。此子駿所以明其可貴。而深致惜也。今聖上德通神明。繼統揚業。亦愍此文教錯亂。學士若茲。雖深照其情。猶依違謙讓。樂與士君子同之。故下明詔。試左氏可立不。遣近臣奉旨銜命。將以輔弱扶微。與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廢遺。今則不然。深閉固距。而不肯試。猥以不誦絕之。欲以杜塞餘道。絕滅微學。夫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乃衆庶之所爲耳。非所望於士君子也。且此數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視。其爲古文舊書。皆有徵驗。內外相應。豈苟而已哉。夫禮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

此言古文可寶。宜立于學官也。

漢書劉歆傳曰。歆以爲左丘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子後。傳聞之與親見之。其詳略不同。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尙書。皆列於學官。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博士或不肯置對。歆因移書太常博士責讓之。此卽責讓之正文也。

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然孝宣皇帝猶復廣立穀梁、春秋、梁邱、易、大小夏侯尚書。義雖相反，猶並置之。何則？與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立之。傳曰：文武之道，未墮於地。在人。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志其小者。今此數家之言，所以包大小之義，豈可偏絕哉？若必專己守殘，黨同門，妬道真，違明詔，失聖意，以陷於文史之議，甚爲二三君子不取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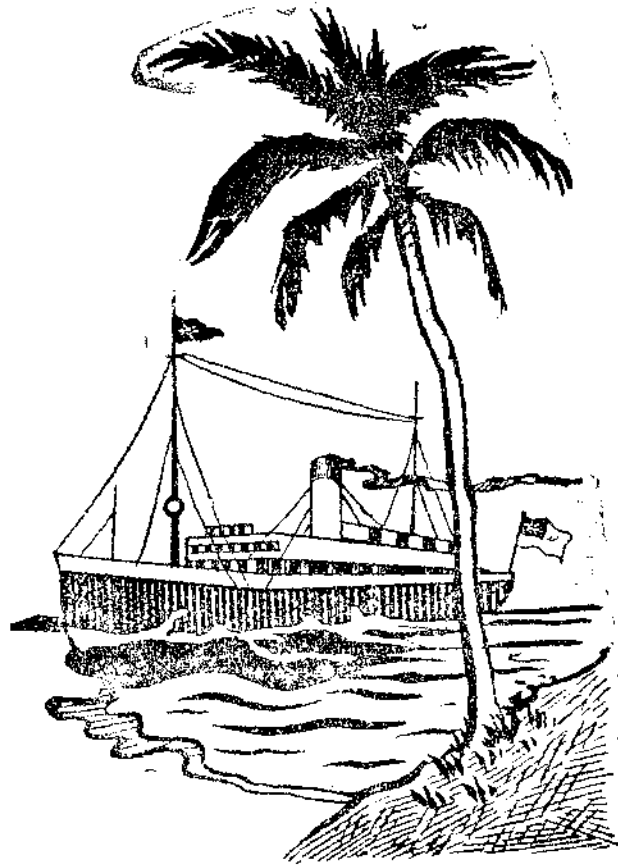
此言古文今文並立，兩不相妨也。

子駿謂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者，卽武帝建元五年所置之五經博士也。又漢書宣帝紀：甘露四年，詔諸儒講五經同異，迺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穀梁、春秋博士。此亦子駿稱引所本也。

案今文古文之爭，起於劉子駿之請建古文經，移讓博士一書，其嚆矢也。余觀子駿是書，立言皆有依據，尋其所出，又以史記爲多，且其辭氣和平，不徒爲意氣之爭，亦與諸博士之不肯置對者異趣。如所謂大小兼包，不可偏廢，與其過而廢之，寧過而立之，曷嘗厚誣今文爲不可用耶？考當時學者，謂古文尚書唯有二十八篇，是秘府所藏百篇之本，諸儒猶未之見。又昌言左氏爲不傳春秋，是皆挾恐見破之私意，詭而爲此，曲在諸儒，與子駿無譏也。卽如左氏傳本爲釋經而作，五十凡例，佐證昭然，後儒又無以解此，乃誣爲子駿所竄亂。餘杭章氏有言：若子駿改竄秘書，以就

已意。墨漆新故。大有不符。博士求觀其書。寧不自露。卓哉是言。謂子駿雖愚。必不出此。後儒所以必欲蔽罪於子駿者。以其諂事新莽。大節已虧。蔑古罔今。何爲而不可。要之子駿治經。宜與其立身。別論議者。並爲一談。所以多誣。昔老子告孔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朽矣。余謂古文今文之爭。至今日可以勿爾。何者。古文今文之在今日。皆已朽之說也。而斷斷不已。謂之何哉。余疏子駿之書。知其不徒爲意氣之爭。因附爲此說。以告讀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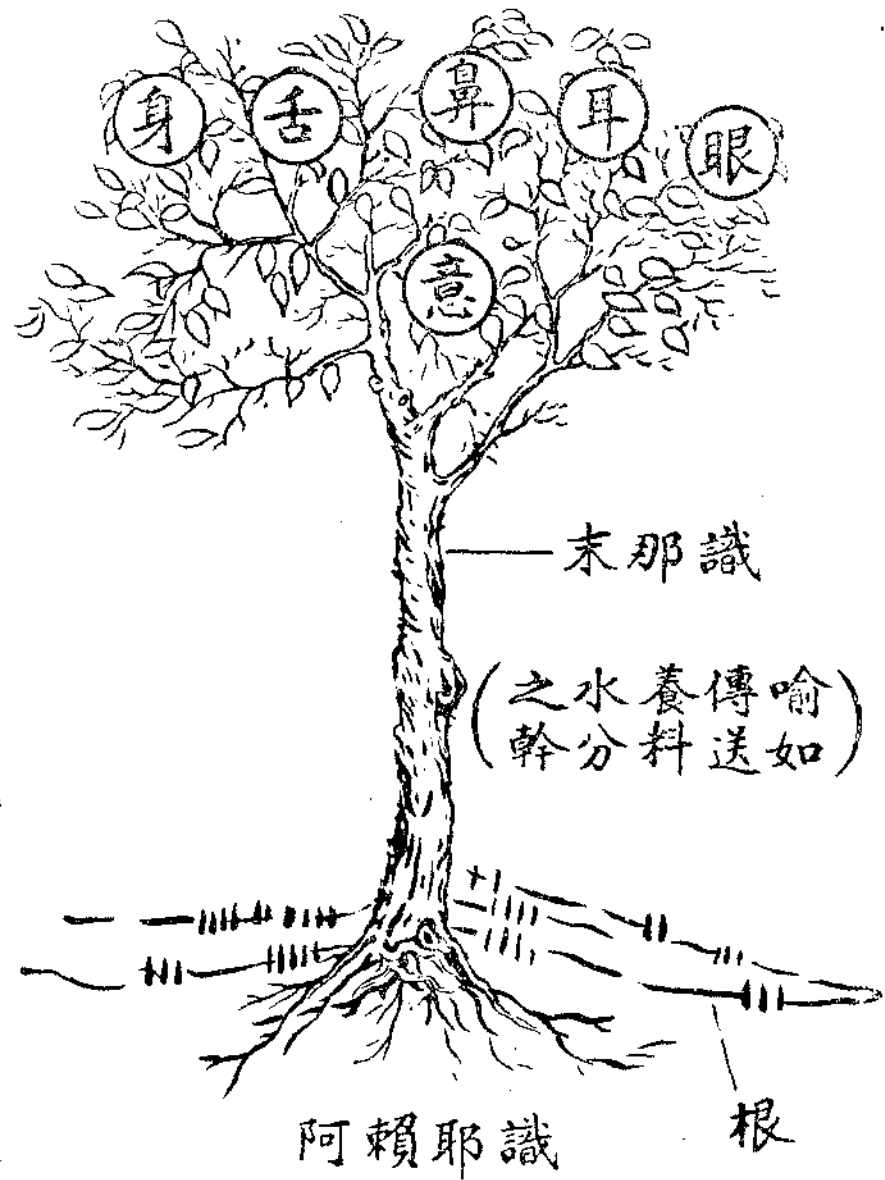
八識釋名

沈彭齡

八識者、眼、耳、鼻、舌、身、爲前五識。第六爲意識。第七末那識（末那識有二意，一爲傳送，即將前六識採集之塵識，送入第八識田，而發生長養之也。其傳送力極速，不易觀察。惟菩薩位人，方能了之。二爲執持，卽衆生我執之根，妄執幻妄身心，以爲我之所有也。）第八阿賴耶識（又名藏識，以衆生一切學問知識及善惡之事業，均納於此識田中，而永久持之。大乘起信論曰：「不生不滅與生滅和合，名爲阿賴耶識。」若到如來地位，則能照破煩惱，而轉爲空如來藏。）

修爲之法，不須消滅根塵，但去憎愛分別之心，使之淨盡，卽爲了當。所謂佛者，卽是無憎愛無分別之人也。人卽有憎愛有分別之佛也。次卽詳釋八識如左圖。

準此可知人之生也。則前七識來。如樹之逢春而發生枝葉。人之死也。則前七識去。如樹之逢秋而枝葉枯隕也。至阿賴耶識。則如根。不生不滅。而為生滅之總樞。(佛即證此不生不滅之性。而不循外象之生滅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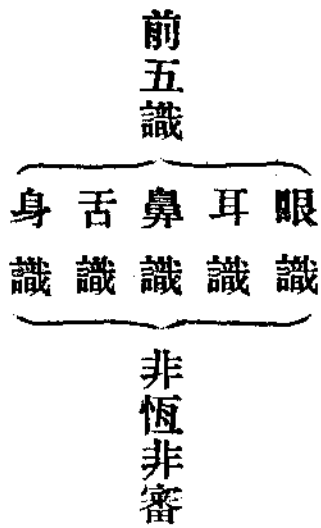
故知衆生識田，具有至寶。（即不生不滅之性）倘能用修爲法而觀察之，則久而自獲矣。修爲之法，當閱楞嚴、圓覺、金剛、法華及無量壽經。通澈之后，則按經中所說，或起觀照或持佛號，方爲實行。蓋衆生之性如鏡，本具照天照地之光明，而又無生無滅。然非用實行以刮去積垢，則本光亦無由發現也。如人行路，智如目焉，行如足焉。有目可以見路，舉足方能啓行。故修爲以實行爲要。復次，八識有二義焉。

一曰恆。

二曰審。

恆者，常住不動也。

審者，觀察分別也。八識各隨其性而異其作用。



意識……審而不恆

末那識……一恆一審

第八識……恆而不審

前五識只能採納前塵，尙未能審察勝劣。且其採納也，亦在頃刻之間，過而卽逝。故曰：非恆非審也。意識主分別外境之勝劣，而起憎愛之觀念。然此憎愛之情，有生有滅，旋起旋止。故曰：審而不恆也。末那識主張傳送，卽將前六識之採集，舉而送之入識田中也。其爲時太速。故曰：一恆一審也。阿賴耶識，永無善惡，只以保存前七識所採集者。歷永劫而不散不失。但毫無分別之念存焉。故曰：恆而不審也。

人若修爲功深，性德大顯之時，毫無分別取舍之念，以亂其性真，則八識卽轉成四智。茲列表如左。

前五識轉爲成所作智。

第六識轉爲妙觀察智。

第七識轉爲平等性智。

第八識轉爲大圓鏡智。

若能轉識成智，卽至悟徹之時，轉無明爲真如矣。（不妄曰真，不異曰如，卽人之本性也。喻如水。其性本平。人之忽憎忽愛，念念不停，故名曰妄。忽而笑容，忽而愁容，乃至忽生忽死，常常變遷，故名曰

異。喻如水之波浪也。而吾人真如之性、則雙超有無、圓離生死。壇經云、

大圓鏡智性清淨。

平等性智心无病。

妙觀察智見非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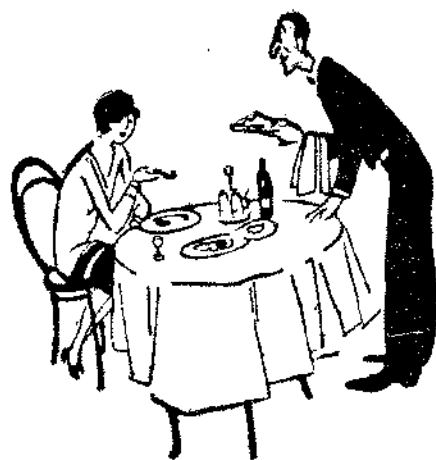
成所作智同圓鏡。

是卽轉識成智之象徵也。

人若去憎愛分別之心、則阿賴耶識、轉爲大圓鏡智、如花來照花、月來照月、不沾不滯、不將不迎。末那識轉爲平等性智、則但主傳送、並無煩惱之事、小之可無苦、大之可以免顛狂之失矣。第六識但主觀察、一任外境之來、黑則黑之、白則白之、磨而不磷、涅而不緇、故曰妙觀察智。前五識既無凡夫之見、則可以利己利人、無住相布施、只成就所作之功德、而毫無起惑造業之苦矣。

東北叢刊

第四期



卡本德將來科學的預料論

王永祥譯

我從前曾說過。現代的科學方法。已大致錯誤。但我的意思。不是說現代科學上許多成績。都歸無用。——那些成績在實用上。自有他們的相當價值。我是說。單用智慧去解決科學上各種問題。勢必至於謬誤叢生。且恐怕影響及於已經得到的許多結果。現代科學所用的方法。是將智慧跟情緒。完全分離的。所以弄得科學上許多考察。都變爲瑣碎支離。許多可以實用的成績。都一面爲作善之資。一面又爲濟惡之具。

現代科學。以找尋一個固定而且實在。純智慧的宇宙代表爲職志。這種職志。如同摸物於虛。本來即無。何從得有。自然界的事物。至少亦含一半感情在裏面。今乃欲將感情驅除乾淨。而得一個純智慧的事物。勢必至於將此事物弄到毫無意義而後止。我們都知道論理學非常重要。但論理學無自己獨立的資格。——他的許多假定。有時且爲不論理不合理的。最嚴密的論理學。如環環相借。係之以鏈。第一個環子沒有拿住。拿住末了的一個。有甚麼用處。人類的情感。就如那最前的一環。智慧如那最後的一環。以情感爲主。則舉一環而衆環皆舉。以智慧爲唯一方法。則東摸西索。永遠得不了頭緒。我們且舉一個實例來說明。歐几利得的幾何學。煌煌大著。誰人不曉。但他的根源。

不過幾個不用證明。我覺的如此的公理。從這些公理演繹抽摯。遂成了空前的巨作。在人類思想中。占了數千年的威權。所以氏的幾何學。就認爲是氏的幾何意境。亦無不可。由此看來。世間最正確的眞實。祇可以由最深誠的感情表現出來。智慧不過是用具罷了。

智慧的性質是過渡轉移與連續。祇可以說是求眞實的方法。不能認他爲究竟。專靠智慧去得眞實。如置物于空。勢必墜地。若把現在科學上純智慧得來的各種理論。祇認爲是實用的一種方法。則如鏈之於環。借之維繫。以達所期。自有他們存在的價值。測量橋之長短。預算日食之出現等等。很可以盡量的用科學上得到的公式與方法。在實用上。科學本來是很有用的。如一本讀書的筆記本。一張地圖。但一張地圖。祇能說是借以代表點地理上的意念。不能即認爲是眞實。眞實者是實實在在的地形。非畫在白紙上的幾筆描畫。所以科學之用。若以實利爲的。從意念起。復歸根於意念。則處處合宜。無可指摘。若認現代科學爲有究竟的價值。由此可從具體的事物。達於抽象的境地。則如拋繩於空。欲緣而上。非墜地而倒。沒有別的可說了。

「志欲是思想之父。」此話一點也不錯。我們試視察個人感覺必先於思想。歷史上盧騷必先於福祿特爾。就是以生理學上說來。各種動作之後。亦必有一個大無不包。感物而應的神經系。所謂情緒的官能。在那兒主動。腦筋是一個連續的機關。一頭是司意念的神經系。一頭是大無不包。

的同情心。

一人的感覺變異。則他的思想路徑。亦因之起了革命。一個科學中根本的公理變異。則抽繹出來的全體。亦因之需要一番改作。現在的經濟學以中產階級的利益爲出發點。換一個眼光來觀察。則全體不適應。得根本改造了。

有許多人在各種學問上起歧異的爭辯。差不多都是由他們根據的觀察點不同。所以結果兩歧。互相攻難。這是自然的道理。不足奇異。爲甚麼呢。有的時候。兩人的根據相同。一人以演繹錯誤。結果歧異。則爭辯之餘。錯誤者或可翻然悔悟。若兩人的根據完全兩樣。則不管辯論怎樣激烈。亦各是其是。各非所非。無有了結之一日。根據不同。自無是非之可言。本是兩樣。何所致其比較呢。

思想本是感情之表現。感情爲體。思想爲衣。感情爲幹。思想爲枝。在人類的全體生活也。罷在單獨的個人生活也。罷因爲生活的日新。創進與向內的生長。那思想的系統亦在那兒不斷的蛻舊生新。如樹之芽。毅然舊者去。新者已生。繼續不斷綿延前行。那舊日之芽。一似預備。那新芽之發展。到了一個時期。把自己推翻。思想亦然。一似保護培養。那永遠生長的感情。到了感情爆發之時。將自己的位置取消。另換一個新的思想。所以說思想是過渡的。方一成形。少爲固定。即預備自己的失敗而退位了。

現在我們可以討論真正的科學了。

我們因爲認具體的爲抽象的實用的爲究竟的所以從前的科學方法路線錯誤。既然如此。我們可不可以另換一個方向來研究科學呢。從前在人類性的邊緣上討生活現在可不可以鑽到人類性的內裏去呢。以這種新的方向來研究。我敢信一定可以尋着一個不變的感情。一個物體的真實情狀。再不會如用純智慧時。祇得着些物體之影。但有一個根本問題爲這個新方法的生死關頭。在我們人類性裏頭。果然有一個如日之明的絕對東西嗎。祇他是宇宙之唯一真實。其餘皆爲泡影。世間萬事皆跟他有關。而他自己則不可分析。所有的思想。所有的現象。都是他的間接表現。這些話都當真嗎。

果真有嗎。這是一個最重要的問題。人人都當拿來解決。但我們此地先祇作一個提議。我們祇說因爲從前智慧與感情分離。把意念方面驅逐乾淨。科學沒有得着真實。所以今後應當走那相反的路向。把感情意念盡量的納入。

事實頂少含有一半感情。自然我們不當把所含的感情驅逐。而當把所有的擴充。但用甚麼方法去擴充呢。擴充到甚麼地步呢。擴充後又當如何呢。既是人類誰不願感覺豐富。誰不願與蔚藍的天空蒼茫的大氣。蠕蠕的動物。央央的植物。甚至於危我生命的害物。有一個不可言喻的人格。

化的接觸呢。乃從前的科學方法。祇用心智去追逐無形之影。感覺不用。至於鈍暗——研究空氣。不於曠野中行之。却把學生圈在呼吸閉塞的試驗室中。拿着幾瓶空氣去昏頭昏腦地分析。試問這種方法。能生豐富的感情不能。解剖一個活的狗。毫不動心。忘了人與動物間的相互關係。唉！從前的科學家可以說是戴着一副觀察死物的眼鏡。再深刻的說一句。科學家自己已經麻木不仁。半死去了。今後的科學家應當一反其所爲。具深刻的眼光。靈敏的感觸。常常用意念感覺。常常以純潔健康的身體與自然接觸。常常預備着一個虛靈不昧感物而動的心。以表同情於各種天地的生物。惟有這種科學家才可以啓宇宙之秘籥。

真正科學的方法有兩個步驟。第一是指名現象與解釋現象（由人類良知良能所得的事物）。第二是發現這些現象相互間的真正關係。但現象的解釋與現象的關係。常隨着各人觀察點的不同而歧異。所以這兩種步驟。必須將所有的經驗都包含在內。發現了那個最末經驗中的事實——發現了那別的事實都與他有關。而他自己的不動的經驗中的事實才能成功。照此說來。這個步驟是一個經年累月的路程。非旦夕所可期。而且不能單用人類的純智慧與局部方面就算完事。情緒方面道德方面亦得同樣着重。惟有這種方法才能發現宇宙間的秘籥。才能發現人類的自然秩序。才能發現人類自己間的自然秩序。

從前的科學。他的職志。固然也是找尋自然界的統一。但何以沒有成功呢。凡有科學。都限制於局部的一點經驗。經驗不周。何以能發現全體的統一。一塊綠玉。到了從前科學家手裏。必定把他分析開來。考察他的顏色與反光的性質。考察他的結晶構造與硬度如何。重量。比重。化學性質等等……一一的單獨去考察。末了得着一大串概論。個個都是從不同的方向觀察來的。至於這些單獨性質。如何的關聯在一起。如何組成一個渾一的綠玉。則概不過問了。拿一個人來解剖。看他的血。看他的神經系、骨骼、腦筋等等。看他的視官、聽官、觸官等等……但如何使這許多東西關聯成一個統一的系統。與他們相互間的真正關係。則又閉口不談了。

但儘管從前的科學家如此的純用智慧。而人類的心靈中。却還藏着真正科學的根苗。人類知道自己是。一個統一的有機體。知道身體的各部分。都與自己有關。且各部分都互相有關。知道他的五官的感覺。都聚集在一點他的「我」上；知道凡有他的官能與能力。無論屬於何方物質。也好。精神也好。用以求這種科學也好。那種科學也好。准有一個不可亂的秩序。在裏邊換句話說。就是他現在。雖然不習。不知。但准有一個究竟科學的可能性。藏在他的自性裏。還不止此。他並且知道。一塵之土。一粒之玉。一片之橘。凡是宇宙間的東西。人類所分析出來。關於這件東西的屬性。不過是他自己不同的感覺。不同的意念。反應而已。因為人類有這個自覺。所以這些歧異的屬性。若

要。關。聯。還。須。在。他。自。己。的。感。覺。意。念。上。討。方。法。在。他。自。己。的。感。覺。意。念。統。一。上。討。方。法。每。一。個。物。體。的。感。覺。不。過。是。他。自。己。內。部。各。種。感。覺。情。緒。統。一。的。一。個。表。徵。罷。了。知。道。了。這。個。道。理。我。敢。說。他。一。定。會。看。出。一。個。真。實。來。此。真。實。是。甚。麼。就。是。外。界。事。物。的。相。互。關。聯。與。定。律。全。憑。着。他。自。己。內。部。自。覺。出。來。的。那。各。種。意。念。感。覺。的。相。互。關。聯。與。定。律。而。真。正。科。學。所。要。找。尋。的。那。究。竟。的。真。實。亦。不。過。是。一。個。道。德。上。的。真。實。——由。此。可。以。明。曉。甚。麼。叫。做。人。類。可。以。發。現。人。類。各。種。官。能。的。真。正。關。係。；

這。種。關。係。包。含。着。凡。有。的。經。驗。凡。有。官。能。各。方。面。的。活。動。——體。質。的、智。慧。的、情。緒。的、精。神。的、都。包。含。着。不。似。從。前。祇。重。一。方。

我。們。必。知。道。了。我。們。自。己。的。定。律。方。能。知。道。一。個。橘。子。一。塊。綠。玉。的。定。律。而。我。們。自。己。的。定。律。則。非。以。生。活。全。體。不。能。知。曉。純。用。智。慧。是。無。望。的。地。心。吸。力。與。生。活。力。的。關。係。不。是。在。試。驗。室。裏。方。才。知。曉。從。下。胎。以。後。不。能。自。舉。的。時。期。到。長。大。爬。山。過。嶺。與。老。來。辭。世。以。去。的。時。期。已。經。不。知。不。覺。的。知。道。這。種。詭。謎。了。推。之。至。於。各。種。感。覺。亦。不。祇。是。些。外。部。的。接。觸。而。已。都。是。與。我。們。的。『我。們』有。深。沈。的。關。係。口。之。於。味。起。初。是。在。舌。之。尖。端。但。進。化。的。結。果。遂。變。成。了。與。全。身。健。康。原。則。相。同。的。意。念；眼。之。於。光。起。初。是。祇。在。眼。球。上。面。但。向。內。進。化。的。結。果。遂。使。全。身。心。自。覺。有。一。種。內。燭。的。光。明。照。耀。物。體。的。位。置。且。發。輝。物。體。所。含。的。美。感。同。樣。感。觸。溫。煖。使。我。們。內。裏。生。一。種。愛。力。一。個。知。己。朋。

友的聲音與一個清脆幽揚的歌調。從一個外部的現象。遂變成我們最柔嫩易感的情緒表現。凡有的感覺與意念進化擴充的結果。都要集中於個人生命的源泉裏。他們彼此相互的關係。他們真正的意義。歷很長的經驗後。都將慢慢地顯露出來。到彼時。人類將自覺是一個統一的整體。凡有的官能。不過是各種的表現。人類的意念感覺。愈擴充愈光大。個人與個人間的關係。愈明顯。人類用他的愛、惡、吸、推、集、固、則、正、慈、是、非……等等的感情擴大起來。一定可以發現他自己與別人間的真正關係。可以自覺是天地間的一個分子。與別的分分子息息相關。可以自覺他與宇宙跟抽象的關係。現在因為人類間祇有競爭對抗的關係。所以我們視天地間的生物都離不了生存的競爭。但我們若一旦豁然明曉了我們自己的情感與意念。知道了我們是宇宙間的一份子。與宇宙跟抽象相關。則我們一定可以知道點自然界抽象科學或神聖科學的意義。我們且將由此知道天地間的物體。都有一個永遠不可分析的相互關係。那才是每個物體的真正意義呢。如此的自覺後。將來的科學。就要違棄從前由中向外。涸竭感情的手續。而採擇由外向中。以情感作主。智慧為用的真正方法。——與自然接觸。與各種現象發生人格的情感關係。由是可以慢慢地得着那所謂人性中的絕對東西中心的情感根源的事物。而由此亦遂將第一次自覺那萬物一體絕對統一人類的真正宇宙了。

以後的科學將離開實驗室而與生活爲一觀察自然界將不單用智慧而將以堅銳的眼光忍耐的靜聽發于中的仁誠與人類的深刻經驗爲武器曠野中的生活陸地與水面上的生活與禽獸草木爲友以相互的經驗知道了他們的習慣聽熟了他們的言語與聲音可以直接跟他們談話如此的把自己的知覺操練純熟以應付外界各種的現象接受所有人類的經驗而不排任何之一到彼時科學真變爲實在了不再爲泡影了。

照此說來將來的科學將違棄那種小乘的範圍而從事於那用最高的光明來解釋的大乘討論機械的科學將變爲生理的生理的將變爲生活的生活的將變爲社會的與倫理的……如此推去以至於真正明白爲止化學上的現象將不再如從前的樣子祇零碎的去考察將以探尋他們與生物的關係跟關係的方法爲目的生物界的現象與生物學上的定律甚至於把進化論都包括在內祇可以憑每個動物或每個植物的自我關係爲解說之資更無借於他種不關痛癢的言論政治經濟學與各種社會科學想懂他們的真正意義除非以倫理的信條與熱誠爲研究的明燈不可這種光明駕個人而上且學者將來可以由此體會出一種超過倫理的世界來在這個世界中無所謂道德與不道德無所謂是與非這才是真正的天堂呢。

這種與從前科學方法相反的著作已有羅斯金 Ruskin 的政治經濟學爲榜樣我們很可以模

做他的樣子。從事於別的科學了。

關於絕對的與料 *datum* 問題。科學中有兩條不同的路徑任你採取。一條是純智慧的。祇在外
部尋找起源。如原子等等。一條是神聖的。在人類的。大同心裏去。找絕對。在進化論裏。亦有同樣的
兩條路徑。一是從知道最少的地方起手。如亞米巴 *Ameba* 等。一是從知道最後的地方起手。歌斯
Goethe 當他在巴士亞 *Padua* 城觀察一個 *Fan-palm* 的時候。他體會了那樹葉形態的意義。他說
枝、幹、蕊、花等等都不過是葉之變形而已。按照此說。各部分區別。就立刻發生了危險。我們祇有一
個部分。——別的部分。都是這一個的變形。但這一個部分是甚麼呢。我們不能把他叫做葉。一時爲
葉。一時爲幹。一時爲枝。爲帝無常。何以能執一而名之。此處真遇着困難了。

進化論到處都遇着這種困難。到處都危險及各部分各種族的區別。支福來在法國學院建議。
假使脊椎動物向後屈折。且以頭足而行。則軟體動物類的頭足動物。可以認爲與脊椎類同科。從
軟體動物至人類。有一個不斷的變異。各樣區別。皆在風雨飄搖之中。各種族分類別。皆不能存在。
以後科學家。將視萬物如一物了。但這「一物」是甚麼呢。是人呢。還是軟體動物呢。還是別的呢。
人是軟體動物的變體呢。抑軟體動物是人的變體呢。有兩種說法。我們選擇那一種呢。但老實說
一句。純智慧不能與我們以完滿的答案。無論你怎樣選擇。准是得到個獨斷的答案。執不常者以

爲常。所以說進化論之出現。爲科學敗壞之先兆。（現在所謂的科學）進化論是繼續的用力泯滅種類科支的區別。而科學則以區別爲唯一事務。所以等到進化論可以包括有機物無機物而一同討論的時候。科學將自燭其區別之獨斷而自認失敗了。這種結果。在以前人種歷史上曾遇見過。我信將來還要遇着。

對於這一類的問題。「一時爲軟體動物、一時爲人、一時爲無生機的原子者、到底是件甚麼東西。」人類自己祇有一個答案「我是。」「我就是那變異之主體。」這個答案的意義全恃「我」字的意義而定。所以絕對的與料問題亦在「我」字的意義中方能得着答案——人是萬物的測量器。我們若以科學爲人類外界的全權大臣時。則我們在外界找絕對的與料。自可以科學爲足。以爲步旅之用。這種科學建立於尺鎊之上。專以較量爲能事。亦可以運用裕如。但我們若要找一件符合全體的大衣。穿上這件衣服。不祇心中快樂。還要可以代表我的內性。則一定不能從外面較量。定必從內裏籌謀了。第一種方法。我們叫他做「尺量。」專以較量爲事。

以「尺量」的眼光看來。宇宙間盡是不同之物。不同之勢。人類卽立於其中。人生的目的卽是適應這些物勢——環境。我們可以用一個例子。來解說這個道理。假如布拉先生徘徊於牛津大街之中。各種電車馬車來往馳驅。縱橫交錯。這就是他的環境。他的職務就是怎樣適應這些環境。考

察各種電車馬車來往的方向。他乘那一輛最合宜於他所要到的地方。人生一世。不過如此。每日在適應各種環境。適應的結果。身心俱慢慢的健康活動起來。但有一事須知道。布拉先生必定先有他的目的地。他所要到的地方。所以我們的問題是「人類的目的地是甚麼。」

對於末了的這個問題。具「尺量」眼光的人。沒有答案深刻的說一句。他們心中就沒有這一類的問題。他們的理論是。研究各種環境的結果。即可以發現了人類的定運。人類祇要研究各種單獨的科學。如天文學、生物學、物理學、論理學……等等。即夠了。但以我想來。如此的說法。無異於說布拉先生祇要知道各種電車馬車的方向。自己先無目的地。亦可以知道自己所應到的地方。這不是大笑話麼。電車馬車不過是到目的地的方法罷了。研究他們的方向。幫助你選擇方法。以達目的。不能告訴你目的地。你祇可以用他們。不能說他們就是目的地。

照此說來。運用環境。必先有一個目的。人類的目的是甚麼。此處又歸到「我」字的意義了。我大膽的說一句。在人類裏頭。有「尺量」性的自覺。亦有神聖的自覺。我們既然知道舌之於味。不祇是外部的適合。是與健康條件的適合。又知道對於同樣蔚藍的天空。有的人祇得着一種顏色的感覺。有的人就得着一種詩境。有的人却又得着一個無聲無臭上帝的知覺。則我們不可以從外面局部的自覺。抬高到一個神聖普遍的自覺呢。我們也知道個人准有局部的自覺。

但誰敢說沒有一個普遍的自覺呢？沒有一個絕對不變的自覺呢？誰敢說沒有一個內向的光明普照世界？溶化人類於各種的物體，凡有所見所聞，都帶真正的意義呢。

若人類有這種能力，那麼真正的科學爲可能了。但誰敢說人類沒有這種能力呢？

以局部暫時的自覺得到的智識，祇是暫時的解決了問題，以永遠普遍的自覺得到的智識，才算永遠的解決了問題。

我們大家努力罷。



專

湯

亦

和

題



以著

東北輿地釋略卷三

興義景方昶

渤海五京考

渤海王城

竊古塔東南訥訥赫城。一曰火茸城。余既辨其非金之上京會甯府矣。以唐書考之。今之訥訥赫城。正渤海。上京龍泉府。一曰渤海王城。唐書渤海傳。渤海本粟末之附高麗者。姓大氏。高麗滅。率衆保挹婁之東牟山。地直營州東二千里。有舍利乞乞仲象者。與靺鞨西乞四比羽。及高麗餘種。東走遼水。保太白山之東北。一方昶按太白山卽長白山。阻輿婁河。樹壁自固。

舊唐書。渤海靺鞨傳。大祚榮者。本高麗別種也。高麗旣滅。祚榮率家屬徙居營州。萬歲通天年。契丹李盡忠反叛。祚榮與乞四比羽。各領亡命東奔。保阻以自固。則天命大將軍李楷固率兵討盡忠餘黨。斬乞四比羽。又度天門嶺。以迫祚榮。王師大敗。屬契丹及奚。盡降突厥。道路阻絕。則天不能討。祚榮遂率其衆東保桂婁之故地。據東牟山。築城以居之。

方昶按。新舊兩書。互有詳略。據舊書。始知大氏自高麗滅後。已徙營州。故乘李盡忠之叛。亡命東奔。據新書。則知舍利乞乞仲象。爲祚榮之父。蓋仲象率祚榮東奔。保太白山之東北。阻輿婁河者。仲象也。據舊書。則知保桂婁之東牟者。祚榮也。三國志。高句麗本有五族。有桂婁部。本消奴部。爲

主今桂婁部代之。新唐書高麗傳分五部。曰內部。卽漢桂婁部也。然則舊書所云東保桂婁故地。據東牟山者是也。新書作挹婁。挹乃桂之誤文。挹婁在長白山之北。時祚榮爲李楷固所迫。引殘。瘼遁去。遂至桂婁故地。其地蓋距平壤爲近。故其後卽以平壤爲中京顯德府也。又按册府元龜。開元七年。祚榮卒。遣使立其嫡子桂婁郡王大。武藝八年。册武藝嫡男都利行爲桂婁郡王。與舊唐書合。足證作挹婁之誤。滿洲源流考。以新書作挹婁者爲正。引明一統志。東牟山在瀋陽衛城東二十里。指今承德懸城東二十里。天柱山卽東牟山。非也。唐書云。東牟山直營州東二千里。按營州卽今土默特旗境。東距天柱山僅數百里。與二千里之言不合。在昔挹婁幅員甚廣。奉天之承德鐵嶺。亦曾隸屬。明之懿路所亦蒙其故名。特其一隅之地耳。明統志不知新唐書挹婁乃桂婁之誤。又指懿路卽屬挹婁。遂謂東牟山在瀋陽衛城東二十里。殊不足據。通鑑注。天門嶺在護真水北三百里。按護真水卽今老河。亦名土河。又作塗河。卽古託紇臣水。亦名土護真水。在今熱河承德府屬平泉州西北境。唐屬營州柳城縣地。祚榮東奔。保阻自固。李楷度天門嶺以迫祚榮。王師旣敗。祚榮益徙而東。滿洲源流考。謂天門嶺當在今承德縣西境。亦非。

後祚榮建國。自號震國王。

册府元龜。武后天歷中。祚榮自立爲振國王。按此卽所謂舊國。卽今額多力城。在長白山東北。俗

呼鄂董城。光緒中設敦化縣治。粵婁河當卽忽汗河之上源。今名勒福成河。額多力城卽濱此河。地方五千里。盡得扶餘、沃沮、弁韓、朝鮮、海北諸國。睿宗先天中拜祚榮渤海郡王。以所統爲忽汗州。始去靺鞨號。專稱渤海。爲海東盛國。地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以肅慎故地爲上京。曰龍泉府。天寶末。欽茂徙上京。直舊國三百里。忽汗河之東。貞元中。東南徙東京華嶼。復還上京。以輿圖證之。訥訥赫城。卽上京龍泉府遺址。額多力城距訥訥赫城。適符三百里之數。額多力城卽祚榮舊國所在。忽汗河卽今牡丹江。一曰瑚爾哈河。源出長白山。經額多力城東北境下。流瀦爲湖。今日鏡泊卽忽汗海。睿宗以祚榮所領爲忽汗洲。上京所在。故卽以忽汗名其水。上京卽王城。寶應元年。詔以渤海爲國。故亦曰渤海王城。本傳所謂上京直舊國三百里忽汗河之東者。正謂此也。其中京顯德府所屬顯德州。則在今那丹佛勒城。天寶中。曾爲王所都。至天寶末。徙上京西南。距舊國三百里。距顯州則六百里。唐書地理志。顯州天寶中王所都。又正北如東六百里。至渤海王城。是也。又曰。渤海王城。其西南三十里。古肅慎城。其北經德理鎮。至南黑水靺鞨千里。按德理卽金史烏春傳所謂德鄰石。今仍名德林石。俗名石頭甸子。楊大瓢柳邊紀略云。寧古塔西八十里。有大石曰德林。在萬山中。廣二十里。袤百餘里。其平如砥。是也。肅慎古城。在上京西南三十里。德理鎮在肅慎城北。爲赴黑水靺鞨要道。核之今圖。準望方隅。道里無不吻合。則訥訥赫城爲渤海上京龍泉府。而非金之會甯府。確無

可疑矣。

南北黑水靺鞨。在今黑河口以東。跨混同江而有之。以柵爲界。舊唐書靺鞨傳。黑水部分爲十六部。部又以南北爲柵。是也。其地距德林石千里。與今圖符合。混同江之名始於遼。然皆指粟末鴨子河等處。牡丹江唐名呼漢河。三姓以上。西至伯都訥。皆名那河。三姓以下。東至黑河口。皆名呼漢河。自黑河口以下。始名黑水。唐書室韋傳。落坦部水東。合那河忽漢河。又東貫黑水靺鞨。故靺鞨跨水有南北部。舊唐書室韋傳。室建河東流。與那河忽漢河合。又東經南黑水靺鞨之北。北黑水靺鞨之南。東流注於海。二書所言忽漢河。與黑水靺鞨所在。皆極明晰。

烏程施北研國祔金源劄記。引國朝張賁白雲集東京記。以沙嶺東古城。土人名曰東京。爲金所都。又引柳邊紀略云云。而斷之曰。金人以粟江北爲上京。江南爲東京。其始稱南京者。在上京之南也。後稱東京者。在諸京之東也。歷元及明。上京之名漸泯。概指爲東京而已。不足辨也。盛京志以沙嶺爲上京。無可疑者。方和按。施氏最稱熟於金源掌故。而於上京會稽。沿訛不悟。所謂粟末江北爲上京。江南爲東京。殊屬肌說。無足據也。

渤海。上京。諸家既誤。其中京。東京。西京。南京。所在。更無可考。按中京。卽平壤城。唐書渤海傳云。東牟山地。直營州東二千里。南北新羅。以泥河爲境。唐營州在今錦州府西北五十里。唐書新羅居漢樂

浪地。橫千里。縱三千里。東距長人。南日本。西百濟。南渤海。北高麗。而王居金城云云。今之平壤。卽漢樂浪郡治地。居浪水之北。則自平壤以南。皆當時新羅境也。桂婁之東。牟山。直營州東二千里。以圖證之。當在今圖們江東南一帶。其南境與南北新羅。以泥河爲界。則直抵平壤之北。浪水之濱。浪水卽泥河。遼志東京道。浪永亦曰泥河。又曰薪芋灤。水多薪芋故名。是也。自高宗龍朔三年。高麗滅後。至武后萬歲通天中。殆四十年。而後舍利乞乞仲象。與乞四比羽。東走渡遼。保太白山東北。其子祚榮。盡得扶餘沃沮。并韓朝鮮海北諸國。新羅已爲所併。故以平壤爲中京顯德府。遼志東京道。所稱忽漢州。卽平壤城。號中京顯德府。是也。其東京龍原府。亦曰柵城府者。則在今朝鮮咸興府。在渤海。上京龍泉府東南。與唐書貞元中。東南徙東京之言合。其地南接新羅。遼爲開州鎮國軍節度。一統志開州在朝鮮咸興府西北。遼志開州本濊貊地。高麗爲慶州。渤海爲東京龍原府。太祖平渤海。城遂廢。聖宗伐新羅還。周覽城基。復加修葺。聖宗本紀。遣排押盆奴等攻開京。王詢棄城遁去。遂焚開京。至清江還。蓋沿其舊而以京名之也。其西京鴨綠府。則在今鴨綠江東岸同金河一帶。卽遼之淶州。遼志淶州本高麗故國。渤海號西京鴨綠府是也。一詳沸流水條。其南京南海府。則在東北二百里。德州一帶。遼志海州本沃沮國地。高麗爲沙卑城。唐世勣嘗攻焉。渤海號南京南海府。海州統耀州。耀州統縣一。曰巖淵。耀州下云。東北之海州二百里。巖淵下云。東界新羅。故平壤城在縣

西南東北至海州一百二十里。則平壤城東北爲巖淵縣。縣東南一百二十里爲海州。卽今德州一帶地。渤海南京南海府卽在於是。而五京所在。皆可概見矣。

遼史地理志。東京道忽漢州。平壤城也。號中京。顯德府。太祖攻渤海。拔忽漢城。俘其王大諲譔。以爲東丹國王。滿洲源流考。謂顯德府在今遼陽以北。忽漢州非平壤。亦非顯德府。遼史俱誤。方和按。源流考之言非也。渤海中京顯德府。卽平壤城。（詳見上文）距今遼陽甚遠。按遼史太祖本紀。天贊四年十二月。親征渤海。逾年。卽天顯元年正月丙寅。圍忽汗城。甲戌。詔諭渤海郡縣。丁丑。攻忽漢城。破之。二月。安邊、鄭頡、南海、定理等府。泊諸道節度刺史來朝。三月戊午。遣攻長嶺府。已。安邊、鄭頡、定理復叛。丁丑。三府平。

源流考。新唐書安邊府領安瓊二州。瓊州無可考。安州應在開原邊外。遼史東京韓州高麗置鄭頡府都督。鄭頡二州。渤海因之。定理府。新唐書挹婁故地爲定理府。領定潘二州。潘當爲潘之誤。遼史潘州挹婁縣。遼嘗置定理府刺史於此。有范河清河。俱在今鐵嶺縣城南。

綜觀三府之地。皆在今瀋陽東北。卽今戈爾敏朱敦嶺。太祖自臨潢東征。迤東南行。首拔扶餘府。次拔忽汗城。（正月庚申。拔扶餘城。越六日丙寅。卽圍忽汗城。）扶餘在今昌圖之北。開原之西北。忽汗城當在扶餘東南。相距不遠。故師行僅止六日。度其地不出今長春境內。故旣拔扶餘之

後安邊等府之在瀋陽北面者。卽相繼降附。惟長嶺特險阻兵。尙煩命將。其軍略地勢。顯然可見。如此。忽汗本渤海封號。卽以名其州。是時渤海削小。非復昔日疆域之舊。其王大譚謨所居。亦以忽汗之號名其城耳。非昔日忽汗州都城。平壤之地也。謂忽汗城非忽汗州則可。謂忽漢州非平壤城則不可。謂忽汗城非中京顯德府則可。謂顯德府在遼陽北則不可也。遼陽故城。久爲遼有神册三年。太祖曾幸其地。四年復修其城。迨天顯元年。攻克忽漢城。遂改忽漢城爲東丹王國。尋遷東丹國於遼陽故城。遼地志。敘述不明。源流考遂生誤會。於中京顯德府下節引遼志之文曰。渤海中京顯德府。天顯三年升爲南京。十三年改南京爲東京府。曰遼陽。遂直以遼陽爲渤海之中京。謬以千里矣。

高句麗新舊國

沸流水

高句麗有新舊二都。在今奉天境內。新都在丸都之下。漢昭帝徙元菟於高句麗西北。尙指舊都而言。舊都當在今太子河興京一帶。三國志高句麗傳。建安中。公孫康出軍擊之。破其國。焚燒邑落。拔奇怨爲兄不得立。與涓奴加各將下戶三萬餘口。詣康降。還住沸流水。降胡亦叛伊夷模。伊夷模更作新國。今日所在是也。按太子河亦曰梁水。

三國渤注音渴。按全謝山海運曲自注。梁水見册府元龜。卽陳壽三國志中之梁口也。誤音作遏。

字。實卽過字。

拔奇還住沸流水。蓋卽降康。因還居舊國伊夷模。別作新國。蓋避而東南。所謂今日所在者。卽傳首所云都於丸都之下也。傳又言句麗作國。依大水而居。卽指新國言之。所謂大水卽今鴨綠江。其別種依小水作國者爲小水貊。傳言西安平縣北有小水南流入海。考西安平縣。在今安東縣東北。約五十里。遼隆山下。其北有五道河。合大小洋河南流入海。是爲小水。則大水爲鴨綠江無疑。遼史地志。正州本沸流王故地。國爲公孫康所併。渤海置沸流郡。有沸流水。隸淶州。在西北三百八十里。淶州卽渤海西京。沸流水在其西北三百八十里。卽今之太子河。爲舊國所在明矣。桓州下云。高麗中都城。高麗王於此剏立宮闕。國人謂之新國。五世孫釗。晉康帝健元初。爲慕容皝所敗。宮室焚蕩。隸淶州。在西南二百里。是桓州爲新國之明證。桓州在鴨綠府西南二百里。卽今寬甸縣之南。蕪河浦西河二水之間。地瀕鴨綠江。所謂依大水而居。高麗新國者。卽此是也。其北山嶺。蓋卽所謂丸都山矣。更以高麗好太王碑考之。碑在今安東縣。碑云。造渡於沸流谷。忽本西城山上而建都焉。云云。沸流谷。卽沸流水所出。造渡沸流建都山上。此卽舊國建置之始。魏志母邱儉傳。正始中。句麗王宮將步騎萬人。進軍沸流水上。大戰梁口。宮連破走。梁水卽今太子河。金史地理志。東京遼陽縣依東梁河。國名兀魯忽必刺。俗名太子河。沸流水與梁水。蓋祇一水。源出興京東南。則高麗舊

都。當卽在今興京。形勢所爭。古今無二致也。時毋邱儉督諸軍出元菟。從諸軍討之。高麗時已還新國。其將步騎進軍沸流水上。蓋自新國北至舊都。地勢亦昭然可見。（乾隆府廳州縣志興京高麗故城在城北。當卽舊國之遺址。）

按魏志高句麗傳。建安中。公孫康出軍擊之。破其國。焚燒邑落。卽遼史所稱國爲公孫康所併也。傳又云。伊夷模作新國。卽遼史所稱國人謂之新國也。蓋自漢愍帝建安中。爲公孫康所破。而沸流舊國亡。魏邵陵公正始中。爲毋邱儉所破。而新國殘。位宮奔北沃沮。置溝婁。至五世孫釗。當東晉康帝建元初。爲慕容皝所破。宮室焚蕩。新國遂亡。釗奔竄後。爲百濟所殺。其曾孫璉。北魏世祖時奉表貢方物。拜璉高麗王。遂都平壤。

買溝
置溝婁

魏志毋邱儉傳。大戰梁口。宮連破走。儉遂束馬懸車。以登丸都。屠局麗所都。六年復征之。宮遂奔買溝。按買溝無可攷。當是買溝婁。屬北沃沮。在長白山之東北。故王頌追之。過沃沮千餘里也。東沃沮傳云。毋邱儉討句麗。句麗王宮奔沃沮。遂進師擊之。沃沮邑落皆破之。宮奔北沃沮。北沃沮一名置溝。婁去南沃沮八百餘里。兩傳同紀一事。不應有二名。買與置極相似。後漢書東沃沮傳云。又有北沃沮。一名置溝。婁。後書本之。三國志則作置溝。婁者是也。買字特屬誤文。又按三國志高句麗傳。漢

時賜鼓吹使人。嘗從元菟郡受朝服衣幘。（按此指未徙之郡言之。）高句麗令主其名籍。後稍驕恣。不復詣郡。於東界築小城。置朝服衣幘其中。歲時來取之。今胡猶名此城爲幘溝。溝者高麗名城也。然則置溝。溲者亦是就其所居城名之。毋邱儉傳。誤置爲買。又脫溲字。東沃沮傳。脫去溲字水旁。

大遼水

少遼水

馬訾水

唐書東夷傳。高麗本扶餘別種。地東跨海。距新羅。南亦跨海。距百濟。西北度遼水。與營州接。北靺鞨。其君居平壤城。亦謂長安城。漢樂浪郡也。隨山屈繚爲郛。南涯浪水。王築宮其左。又有國內城。漢城號別都。水有大遼。少遼。大遼出靺鞨西南山。南歷安市城。少遼出遼山西。亦南流。有梁水出塞外。西行與之合。有馬訾水。出靺鞨之白山。色若鴨頭。號鴨渌水。歷國內城。西與鹽難水合。又西南至安市。入於海。而平壤在鴨渌東南。以巨臚濟入。因恃以爲塹。方昶按。此傳敘述高麗國境甚悉。當唐之初。漢四郡地。皆爲高麗所有。與營州接壤。以遼水爲界而已。所謂馬訾出靺鞨白山。卽長白爲蓋馬大山之證。漢時蓋馬屬句麗。至唐則屬靺鞨。是靺鞨亦拓地而南。並沃沮而有之矣。馬訾水與鹽難水合。而西南流。至漢安平縣東境入海。漢安平縣在今安東縣西北。唐書云至安市入海。市字乃平字之誤。至安市入海者。爲大遼。少遼諸水。與馬訾水東西相距三四百里。中隔大嶺。無由西達安市也。

大遼水上源卽潢水。在今巴林旗。今名西喇木倫水。唐時地屬契丹。此傳云大遼出靺鞨西南山。亦約略言之。未爲詳確。少遼出遼山西源者。卽今發英額嶺之渾河。漢志小遼水出遼山卽此。遼山卽今之線嶺也。今之東遼河。則在少遼之北。源出岱揚阿登山之北。其源名赫爾蘇河。非此水也。所謂少遼與梁水合者。梁水卽今太子河。至遼陽州西與渾河會。班固云大梁水西南至遼陽入遼者卽此。

蓋馬大山 單單大嶺

汪梅邨 士鐸 漢書釋地略。元菟郡高句麗卽今鐵嶺。又云樂浪諸縣無考。參以後漢書東夷傳。言建武棄嶺東七縣。知樂浪元菟二郡。以蓋馬大山爲界。疑卽今長白山也。其西南以單單大嶺爲界。疑卽今佟家江一帶山。東南爲樂浪。西北爲元菟也。方昶按。謂蓋馬大山卽今長白山是也。謂單單大嶺爲佟家江一帶之山。非也。三國志高句麗在遼東之東千里。南與朝鮮濊貊。東與沃沮。北與扶餘接。都於丸都之下。方可二千里。多大山深谷。按丸都乃其新國。其舊國在興京一帶。鐵嶺在北。乃其屬地。其東南接今伊爾哈雅範山。斐得里山。岡嶺絲互。以訖於長白。卽所謂多大山深谷也。鐵嶺之北。地接扶餘。卽今開原。以北科爾沁諸旗地。所謂扶餘於東夷最爲平敞是也。前漢書地理志。西蓋馬馬訾水。西入鹽難水。西南至西安平入海。馬訾卽鴨綠江。鹽難水卽佟家江。則蓋馬大山卽長白

山。確然無疑。三國志東沃沮在高句麗蓋馬大山之東。濱大海而居。漢武元封二年伐朝鮮。分其地爲四郡。以沃沮爲元菟郡。後爲夷貊所侵。徙郡高句麗西北。今所謂元菟故府是也。（按故府謂沃沮城也。）沃沮還屬樂浪。漢以土地廣遠。在單單大嶺之東。分治東部都尉。治不耐城。別主嶺東七縣。時沃沮亦皆爲縣。又濊傳云。自單單大山嶺以西屬樂浪。自嶺以東七縣都尉主之。皆以濊爲民。後省都尉。封其渠帥爲侯。詳嵇史傳。證以輿圖。

史文當以三國志爲據。後漢書卽本於魏志。而敘述地勢。不如魏志遠甚。魏志成於晉。世代較近。事實亦較覈。

則知前漢元菟郡本在長白山之東。樂浪郡在長白山之南。卽平壤地也。

滿洲源流考謂元菟爲今海城。蓋平復州。并不詳其先後徙治所在。但指海城蓋復屬地。以爲元菟。疏漏不明。

後漢昭帝徙元菟於高句麗西北。在今鐵嶺縣境。與樂浪中隔蓋馬大山矣。蓋馬大山。一嶺。綿延。分枝四出。今鴨綠江東之山。皆其支麓。自北而南。直走朝鮮之境。後漢書東沃沮傳。東沃沮在蓋馬大山之東。注蓋馬縣名。其山在今平壤城西。平壤卽王險也。按傳云沃沮在蓋馬大山東者。指其北面山脊言之。注言山在平壤城西者。指其南出之支麓言之。單單大嶺在蓋馬之東南。其山脈卽由蓋

馬分出。南走朝鮮。此爲靺鞨。又南達於三韓者。皆此嶺也。三國志單單大嶺以西屬樂浪。自嶺以東七縣都尉主之。最爲分曉。汪氏疑單單大嶺爲佟家江一帶之山。爲二郡分界。其誤殊甚矣。

勿吉七部考

吉林全境。在北魏時總稱勿吉。其部類分爲七種。北史勿吉傳載之甚悉。一曰粟末部。與高句麗接。方和接高句麗在其西南。今黑林嶺裴得里大山之北。與伊通長春之東。跨松花江諸境。卽粟末部所居也。

松花江本名粟末江。卽由粟末部所居得名。其作速末。疎木者。皆譯文之異。

二曰伯咄部。在粟末北。按卽今吉林省治以北。拉林山色齊倭集瑪顏河左右是也。三曰安車骨部。在伯咄東北。按卽今三姓城以東。迤東南諸境是也。四曰拂涅部。在伯咄東。按卽今甯古塔南北左右是也。

傳又云自拂涅以東。矢皆石鏃。卽古肅慎氏也。按唐書渤海傳。以肅慎故地爲上京龍泉府。卽今甯古塔東南之訥訥赫城。可證拂涅部爲甯古塔左右之地。在昔皆肅慎也。

五曰號室部。在拂涅東。按卽今甯古塔以東興凱湖一帶是也。六曰黑水部。在安車骨西北。按卽今黑龍江左右。其地跨混同江南北。後復分爲南北黑水靺鞨是也。七曰白山部。在粟末東南。按卽今

額多力城東南。長白山北諸地是也。其曰咄國。南徒太山。華言太皇。按卽今長白山。伯咄部在其北。故曰咄國。南有徒太山也。其言延興。太和。中遣使朝貢。乙力支稱初發其國。乘船溯難河西上。至大瀾河。沉船於水。南出陸行。度洛姑水。從契丹西界。達和龍。按其道里所經。亦朗然可證。松花江。唐以前本名粟末。其伯都訥以下至黑河口。皆名難河。亦作那河。卽今之嫩江。明白腦溫江。腦溫卽那之轉音也。因難河至伯都訥。北注於粟末。故以下統名曰難河。太瀾河卽洮兒河。太瀾先注難河。而後達江。所謂溯難河西上。至太瀾河者。則自今三姓以西。乘船西上。轉入嫩江。又西轉入洮兒河。然後舍舟南出陸行。經契丹西境。以至和龍。

和龍宮名。在龍城中。卽今朝陽縣治。慕容燕建都於此。洛孤河當卽潢水。滿洲源流考。謂魏書乙力支所渡洛孤河。卽上文如洛瓌水。北史作洛瓌水。卽今老哈河之音轉。按老哈北入潢水。是或然已。

長白山脈

長白山脈。來自綏遠城北之大青山。卽陰山也。

東出者爲長白山脈。其自綏遠城東北折而南出。經代哈泊西。又南至甯遠廳境。入朔平府境。山西全省。及直隸省渾河以西諸郡縣。皆其支麓。統名之曰管涔山脉。太行山脉亦由管涔別出。與

居庸山脉支分派別。宋人以居庸爲太行北出之脉甚誤。因山後諸州。皆爲遼有。不能親歷目驗之故。

自大青山東出。至多倫諾爾東北入巴林旗界。起興安嶺者是也。

其由張家口察漢托羅海嶺分支。迤東南行。折而南出者。爲燕京正脉。其由察漢羅海分支東出。折東南行。至熱河豐甯縣西北境郭家屯司之西北。又折而東南行者。爲遵化州 東陵正脈。自興安嶺北出。迤東。經達里泊之東。

魏源元史新編。元應昌路答爾海子在潢水源西北百餘里。今日達里泊。

迤東北行。又北起阿爾噶靈圖山。又北經察罕城之西。折而東。經察罕城之北。迤東北行。爲海喇哈山。又東北爲哈祿那太山。迤西北行。折而東。爲蘇克蘇魯山。又東爲奇勒巴爾罕山。折而南。爲拉馬依馬哈拉嶺。迤東南爲盛騰嶺。又東南爲几爾有兒山。至此入科爾沁界。

其由奇勒巴爾罕山北出之榦。卽北起索岳爾濟山。迤東北行。起內興安嶺之榦脉也。長白山與內興安嶺之分支各出。卽由奇勒巴爾罕山而分。

又東南經大布蘇圖泊之東。經西訥郭特爾站。達賴哈克站之間。迤東南行六七百里。夷爲平岡土阜。經奉天昌圖廳北境。東遼河之北。吉林長春府之東南。折而南入柳邊伊通門。起勒克山。

自盛騰嶺迤南。漸漸低平。至此復起大山。蓋大幹度峽。往往平洋百里。無蹤可尋。實則界水高低。仍自分明。第人多不察耳。

西南行百餘里。迤東南入圍場。（從此東分一支。爲吉林省治之幹。）又南爲岱揚阿登山。經胖色城西。（從此西分一支。爲奉天省治之幹。）又南爲戈爾敏朱敦嶺。折而東。爲伊爾哈牙範山。（山南水入鴨綠江。山北水入松花江。）迤東北爲黑林嶺。（卽依爾哈牙範山之連嶂。）又東折而南。爲裴得里山。又東卽長白山。

圖們江出其東麓。東流。鴨綠江出其南麓。西流。松花江出其北麓。北流。一在嶺北。一在嶺南。一在嶺東。各自爲源。不相通貫。諸書多謂同出一源。甚誤。

北出者爲正脉。東出者爲支。南出者爲尾。盡於朝鮮海。所謂餘氣也。

近人合肥徐曦東三省紀略。謂內興安嶺山脉。南渡松花江。蟠結於吉林奉天兩省之間。爲長白山脉。更由遼東半島渡直隸海峽。至登州起陸。西走而結太山。其言山脉渡江之處。則指松花江與黑龍江之會口。其脉伏於松花江底。而南與長白山脉之完達山相連。徐氏此言。殊爲失理。按其所謂完達山脉。實長白山東出之支。介居烏蘇里江牡丹江二水之間。指爲長白來脉。失之顛倒。至由登州起陸。爲太山之說。蓋不始於徐氏。惟徐氏既有渡江之臆說。故不疑渡海之誤言。考

渡海之說。實因求太山來脈不得。故疑爲渡海而來。不知古昔黃河。本自析津入海。太山之脈。來自嵩山。亦是穿平原而渡峽。後世溝洫四通。黃河南徙。太山之脈。乃爲河流隔斷。桂未谷嘗論及之。惜尙未盡得其故。詳余所著太山來脈考中。明乎此則山脉穿江越海之說。可以決知其不然矣。

五國城別十八

五國城說者紛紜。皆無確據。考遼史營衛志。部族下五國部。剖阿里國。益奴里國。奧里米國。越里篤國。越里吉國。（剖阿里舊作博和哩。）聖宗時來附。居本土。以鎮東北境。屬黃龍府都部署司。契丹國志。女真東北與五國爲鄰。五國之東接大海。北盟會編。五國之東接大海。出海東青。金史世紀。景祖稍役屬諸部。五國之長皆聽命。皆此五國也。今烏蘇里江口以東。地名伯利。卽剖阿里國。爲五國之一。地居會甯東北。其東盡於海。與史文皆合。伯利卽部阿里博和里之音轉。考唐書黑水靺鞨傳。開元十年。其酋倪屬利稽來朝。元宗卽拜勃利州刺史。於是安東都護薛泰。請置黑水府。以部長爲都督刺史。朝廷爲置長史以監之。按剖阿里又卽勃利之音轉。其地卽唐之黑水府。黑水入江。在其西南二百里。金徙徽欽二宗於五國城。蓋極金之東北境矣。元一統志。混同江發源長白山。經渤海建州西五十里。會諸水東北流。上京下達五國頭城。又東北注於海。是已。

癸辛雜志。伯機云。高麗以北地名別十八。原注華言五國城也。其地極寒。海水皆冰。自八月即合。直至來年四五月方解。輟耕錄。高麗以北地名別十八。譯言連五城也。罪人之流奴而干。必經比方。和按其地在今伯利。伯利以下即五國所在。其名具見遼志者是也。伯利迤東北盡於海。即所謂奴而干地。庫頁島在其東北。明開元志。苦兀在奴而干東。苦兀即庫頁也。別十八之名。今不可考。惟其地在元合蘭路之北。高麗在合蘭路之南。統言高麗以北。蓋地居荒遠。當日傳聞不審故也。元史譯文證補云。回語五爲別失。城爲八里。據此則癸辛雜志輟耕錄。皆脫一里字。而今曰伯利或即八里之音轉已。

滿洲發達史

譯大意

滿洲者。曼殊之轉音。實一部落種族之舊號。原無疆界幅員之可言。迨歷年既久。不免望文生義。謂洲爲屬地之專名。應與世界五洲之洲相並視。於是滿洲之爲滿洲。遂誤爲東北三省地域之總稱。而以日本學者爲尤甚。稻葉君山氏滿洲發達史所稱之滿洲。亦猶是耳。譯者爲存本來之面目。免轉寫之紛綸。則亦仍其舊貫。稱滿洲焉。滿洲地勢形便。由今以觀。卽謂之爲天府之國。誠屬無愧。然當洪荒肇啓。漢族由崑崙之墟。順江河而內徙。經行途徑。率皆自西北而東南。滿洲據東北肩背之區。折而仰溯。其勢不便。故三代先民。率以徼外甌脫視之。迨夫殷周易代。人事嬗更。時則有若肅慎向化。挾楛矢而來朝。箕子佯狂。抱祭器以去國。良維天荒。始與諸夏相交通。歷周漢魏晉。唐宋元明。或則由內省之民。興師以略遠。或則由此邦之傑。擁衆以開疆。要皆戎馬倉皇。未遑講藝。有清崛起。奄有中邦。開國之初。陳書發篋。頗有意於考文。惜其汲汲從事者。多偏於中土之典墳。而於發祥根本之區。反多遺置。卽有一二成書。大抵都語焉不詳。學者苦之。日本國境逼近。人稠地狹。其於滿洲。遂不得不注集目光。以求尾閭之容蓄。近年以來。政府之所倡導。國民之所策勉。罔非以開發滿洲。

爲鵠的。譯者於前四五年僦居大連。曾就彼國之公私著述。略加統計。見以滿洲二字爲冠者。多至千種以上。就中定期出版。如雜誌報章之類。亦且不下百種。其孜孜兀兀。每飯不忘之概。良可畏也。惟其內蘊。多關於物質經濟。而徵文考獻之作。殊少有之。則以稻葉斯編最爲巨製。爰亟譯之。以餉學者。至行間字裡。仍有本國入主之見。令人增不快之感者。然以視其他著作。則分量殊少。引錐自刺。足以警睡。斷章而取義焉。夫又何害。民國十九年三月。譯者識。

凡例

一著者在大正三年（中華民國三年）曾將所著之清朝全史付印。迄今一歲。又出本編。統合以觀。清朝全史。可稱總論。本編殆等於分論。故就著者之著述論之。茲二書者。實爲姊妹篇。相輔而行。不可偏視。

二著者意見。以爲現代滿洲之發達。直接關係於明以後之制度設施。蓋就滿洲歷史之大體以觀。約可分爲二個區畫。前者即明以前之滿洲。後者即明以後之滿洲。而後者爲尤要。著者所致力之處。則在後者。故本書即本此旨。以定記述之詳略。

三著者本書。力求回避國際目光之敘述。（譯者按本書總說內。時時以日本爲本位。從事評論。可見實際上並不能確守此旨也。豈著者之觀念。以日本之對滿洲。已無國際界域乎。此則余之所不欲知矣。）蓋因日本對於滿洲在國際上之位置真相。有不容許吾人評論者。

四本編著述中所用之參考書甚夥。茲就現代諸家之著作。揭載其目錄如左。其係屬古籍者從略。

清朝衰亡論

文學博士內藤虎次郎

東胡民族考（史學雜誌）

文學博士白鳥庫吉

滿洲歷史地理 (三國時代之滿洲、元明時代之滿洲、交通路、)

松井等

滿洲一般志草稿

關東都督府

滿洲地方志草稿

關東都督府

東部蒙古誌

關東都督府

一般土地 (上、中)

南滿洲鐵道會社調查課

蒙地

南滿洲鐵道會社調查課

東三省政略

徐世昌

西伯利亞東偏紀要

曹廷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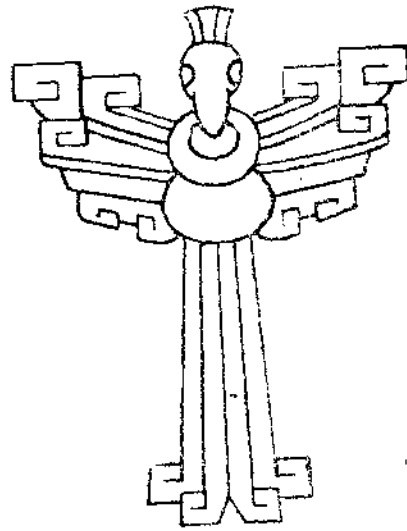
奉天省諮議局調查報告書

內務府官莊

南滿洲鐵道會社調查課

右方所記之外。並有俄國苦魯巴金將軍所著之滿蒙處分論。(日本民友社書肆譯) 朋寧克生伯爵所著之現代蒙古。(日本農商務省譯) 隆彭所著之北滿墾務農業誌等亦曾加以參考。又有辻村南造君、福岡謙藏君、高島米峯君、谷井濟一君、根岸佶君、西山保壯君等或借閱以貴重之資料。或與以有益之指示。著者蒙此厚惠。特附誌於此。以表謝忱。

五本書表皮之意匠畫。係煩新海竹太郎君所繪。（譯者按原書表面係用金線繪一長足雷神形，附繪於下）



六本書付印之際。曾受高橋本吉、石本太郎、龍居賴藏、八太德三郎諸君之懇切援助。著者不敢沒美。一同於此誌謝。



滿洲發達史

日本稻葉君山著
武進楊成能譯

第一章 總說

滿洲發達之二大區分。就滿洲發達史一名辭之表面觀之。書中所載。不過爲亞細亞洲一隅之歷史。但一審其內容。則爲中國滿洲蒙古朝鮮俄國日本等牽連糾纏之一大記錄。考滿洲歷史之起點。自西元前二八五年。燕昭王從東胡手中奪取遼河下流之事實發現後。卽已開始。故由其綿歷之年代計之。喻以吾人一生。應已進於老成之景象。不謂一究實際。則彼姝者子。依然靜若處女耳。何則。以滿洲在近世紀以前。完全爲滿洲人所有。而滿洲人者。夙具游牧性質。不喜固定住居。其他各種事情。亦俱帶有此種傾向。遂令天然地力。卒未加以利用耳。故當時滿洲民族之生活。或出入於蔭蔽天日之森林。挾弓矢。捕黑貂。或則遵海濱。入水探珠。或則窮巖谷。掘土採參。洋洋自得。以渡其太古之生涯。並不知從事他業。但久蟄思啓。亦有時突然闖入中國內部。乘機獵取漢族文化。以自饜其飢腹者。惟曾不幾時。輒失敗歸來。還其故土。棲隱於白山黑水之間。不作他圖矣。故滿洲之地域。在西元一八〇〇年。清人毅然解放其封禁制度之一部。誘致漢人以事懇殖以前。俱爲天產採收時代。卒未入於農業時代也。

可畏哉中國人。所謂滿洲之開發者。即於滿洲豐沃之處女地域。建設一大農園是也。此種事業。實中國人舊有之極大企畫。固盡人所知者。但中國人能本其百折不撓之意志。而委曲以發展此企畫之手段。則又吾人所不可不加关注者。以滿洲射獵生活之民族。而擁有優美之土地。其將被文化程度高尙之鄰人所侵奪。固爲必然之運命。但中國人之開發滿洲。則純任自然。循序漸進。是以前最後之勝利。殆可於其最初之舉步時決之。考彼等之行動。既無赫濯之武功。又無明顯之經略。然於其結果觀之。覺彼等往來於曠野之鋤鋤戛土聲。直能將哥薩克馬隊之劍光刀影。俱爲壓倒。而彼等所設之窩棚（即農舍）也。商店也。其發展吞併之力。即形以英國當年之印度公司。亦無稍遜色。則其開拓力之偉大。有不得不令人驚歎者。蓋以卑弱之姿勢。挫折強悍之敵人者。中國人自上古至今。數千年來所歷練。而已成之一種民族特性。吾人能不與本國同胞（指日本、下倣此）相爲戒懼耶。

滿洲地方。經中國人墾殖。而入農業時代以後。其歷史之領域。殆不啻爲中國人所獨佔。即由是以推測將來。恐亦不能打破此例。且不特滿洲地域爲然。無論爲俄領之黑龍州。爲蒙古。乃至西伯利亞。亦無在不發見與中國人競爭之跡。第受各地方政令之束縛。致彼等之行動。稍覺不能自由。試一觀其究竟。各地方政令。雖能與以束縛。但對於中國人恆久不變之努力。果有何等效力。則頗屬

疑問。

近來（譯者按此係指民國二三年著作此書時言之）宣傳各處之關於蒙古問題之中俄交涉。迄今尙未得要領。此亦爲俄國政治家對於中國人之侵蝕力恐怖過慮之表徵。吾同胞苟鑒及此。則於吾所慨嘆之「可畏哉中國人」一語。慎毋河漢視之也可。

滿蒙不可分離。其次爲吾人所不得不加考察者。卽滿洲蒙古不可分離之說是也。觀諸已往之事實。蒙古方面。倘起有優秀之部族。則必從事於滿洲之略取。反之若滿洲方面成立雄強之國家。亦必從事蒙古之吞併。此蓋爲兩方利害及部族內容之關繫上。所必不可免。惟據分量上言。則蒙古方面之勢力。恆較滿洲爲優。但亦有滿洲及蒙古兩方勢力略堪匹敵之時。於此時期。其雙方之接觸點。必以在自奉天至長春之一直線上爲多。中國人在昔時。不過於遼河下流佔有一部分之殖民地而已。但中國人率據此以向滿洲方面之敵人攻擊。致令滿洲人無暇西攻蒙古。而蒙古遂乘機坐大。致令中國北方郡縣。受蒙古人馬蹄所躡踏。繼又欲除去自內蒙方面南下之蒙古人勢力之壓迫。於是又與滿洲人握手。而滿洲人亦得間施展。於是又受滿洲人勢力之侵陵。左右周章。皆爲失策。總合觀之。在中國人之地位。非令滿洲人被懾服於蒙古之勢力。不得安枕而臥。而自滿洲人之地位言之。非令蒙古人被併吞於滿洲之範圍。不能逞志以行也。

遼西方面最堪注目。試一披覽輿圖。其橫亘於中國與滿洲之間者。實爲遼西地帶。居今日而言遼西。就其行政區域觀之。不過爲東北起自松嶺山脈。西南達於海岸之一地帶而已。然在前代。則大陵河上流之地。亦俱併合於遼西地域之內。遼西之疆域。實與東蒙古之一部界線相接觸。此地帶實力之消長。關係於各方面之形勢者甚大。漢族在已往三千年間。屢欲驅除北方民族於西。刺木倫及傲罕兩河流域之外。結果終不可得。而在北方民族。倘欲侵略中國。必以割取遼西爲第一著。如是始可隔絕北京方面與遼東之連絡。當此之際。就中國方面言之。卽爲喪失在滿之勢力。若就遼東方面言之。卽爲隔絕對華之交通。中國方面爲謀補救之方。於是乃思從山東方面浮海。以保持與遼東之連絡。但實際上終覺不能圓滿。以是之故。吾人對於遼西已往歷史的價值。有不得不苦口以向吾同胞極力告語者。當明治三十七八年（光緒三十年）日俄戰前。我日本因兵力不足。遂畫遼東爲中立地域。以是之故。我國在滿之勢力。遂陷於不得超越遼河一步之否運。以至於今。凡所以妨礙吾人經營滿洲之種種禍心。種種企畫。皆以遼西爲出發點焉。

南北滿之界限不明。南北滿洲之稱。乃起明治三十七八年（光緒三十年）戰爭之際。究之南北滿洲之間。果以何者爲其界線。不得不令人發生疑問。考諸滿清。則有奉天吉林黑龍江三省之建置。但欲將今日與吉林毘連之長春驛一地點。認爲南北滿兩界線之起點。且以作永久不變

之界限。則實爲誤謬之甚。考諸歷史之所示。卽以遼河與松花江之分水嶺爲南北滿洲之界線者。其根據亦不充足。蓋長春一帶地域。乃滿蒙全境之形勢所在。而不可作部分之割割。惟哈爾濱之地點。恰爲北滿洲之中心。近來哈爾濱之發達。適如繼承在昔建都於該地附近之白都而支配北方中國之女真王國未盡之王氣。以事發洩者。然又按之歷史。依據長春之地域以併吞哈爾濱。則無此事。依據哈爾濱以併吞長春。則可證明其非難事耳。

中國人對分割滿蒙之杞憂。徵諸以往之歷史。滿洲之地方。又爲曾經吞併中國全境之強敵。出生處所。反之若中國人之於滿洲。卽使能佔有其土地。其範圍亦祇限於遼河流域之一角。於其處設一邊郡而止。是以滿洲對於中國人之土地。從來並無密切利害之關繫。直至近世紀以來。形勢遽爾變遷。其原因。乃係滿洲人大部。向西南移動。其後方空曠之地。遂漸被中國農民所開拓。爲中國資本案投資之善地。爾時以資金放貸於中國全境之山西商號。其放資額之最多區域。實惟滿洲。今日中國人之少數無識者。對於外國人在滿洲實現其支配權。深抱杞憂。此不過拘於體面論之淺見。真不值一笑者也。緣經管滿蒙。並未有將中國人除外之計畫。此亦世人所周知者。然則吾人對於滿蒙之現在及將來。固當委心一切不加聞問乎。此實斷乎不可者。緣中國人之遷居滿洲者。固不乏忠實之農夫。但彼等無論至於何時。總囿於一種佃戶之生活。對於土地之保護。

甚不經心。彼等之從事農作。依然行其原始農民之手段。以滿洲良好之處女地。供彼粗鹵者之無理斲治。將見轉瞬之間。生命斷送。欲其滋長發榮難矣。故吾人對於滿洲緊要之問題甚多。其最要者。即在推廣吾人之支配權。以及於滿洲全境。以完成吾等之任務而已。

吾等致力於滿蒙之經營者。乃吾等提倡廣義之國防之要舉。可謂於中國人之幸福。並無所殺滅。緣彼等幸福之根本。俱包容於吾人支配建設之基礎中。而日以增進者也。但在中國人。恆宥於先天之體面論。對於吾人之設施。若有不加以阻礙而不可者。然在吾人。祇宜從大處高處著眼。何所用其蕙蕙過慮乎。

朝鮮與滿蒙不可分離。在一部分之論者。尙有主張日本對於滿蒙宜即放棄。但使固守朝鮮。則日本國防即已臻於十分完固。日本之境界。宜循鴨綠江長白山之天然畛域者。不知此亦一部分之學說。非確論也。考諸已往之事跡。固有多數之時期。畫自大同江至元山津作一直線。以爲韓境南方高地作界者。吾人試追考明治三十六年（光緒二十九年）日俄兩國交涉方殷之時。而披覽往來之文書。知俄國在當時固有畫北緯三十九度以北之韓國疆域爲中立地帶之要求。北緯三十九度者。恰爲歷史上界分滿韓之一線。彼時日本政府不與同意。而主張中立地帶。須至鴨綠江之境上而更有進焉。而俄國亦不與同意。爭執未久。遂至開戰。至今思之。猶爲心悸。有此經過。

則朝鮮與滿蒙之關繫。不可不倍加考量矣。

滿洲衰亡之可鑒。吾之更有一吃緊問題不可不加注意者。卽滿洲之發達乃係中國人之勝利。而滿洲人之衰亡是也。滿洲人者。卽中國人之所謂東夷。以東夷之民族而君臨中國民族。以逞其願望者。滿洲人也。其在當年。擁有萬夫不當之滿洲勁旅。建樹高牙大纛。而飲馬於斡爾根。脫拉之奔流者。非滿清之康熙大帝乎。迨入乾隆時代。戰於天山。戰於伊犁。戰於西藏。戰於尼帕爾。極至葱嶺以東。亦不絕馬蹄之留印者。是亦滿洲人也。而今安在哉。盛衰興亡。曾不一瞬。然則是編之著。表面雖揭以滿洲發達史之標題。其背面。實滿族衰亡之一篇哀史也。

以下各章。卽將滿洲以往二千年之一大記載擇要摘錄。併稍加批評焉。夫吾人述說過去之事。自以忠實公平爲職志。推之現代。推之國際。亦無非爲過去事實之繼承者。其必出之以忠實與公平。要無二致也。

第二章 明代以前之滿洲

一 秦代之滿洲

著先鞭以開拓遼河流域者非山東人。最初移住滿洲北部之種族。與由西南方面移入滿洲之漢人相接觸。其地點在遼河下流地方。固無疑義。但彼時之漢人。究從其本國之何處移來乎。則

自來不能解決。其間最有力之一說。則謂來自山東方面是也。方周之初期。殖民於今濟南東部。所謂臨淄之境域者。厥維太公呂尚之齊國。齊有名相管仲其人者。出其政略。以發展齊之國力。遂乘勢以侵入遼東。此種推測。從歷史方面及現在之事實方面。皆不可不認爲有力之根據。卽如近代之政治家兼學者曾國藩等之古文尙書疏所記。亦有一堯時青州之區域。由山東跨海包有遼東。之語。唐杜佑之通典則曰。『青州者。控制遼東及樂浪三韓。西抵遼水。』胡渭曰。『青州之域。不僅限於遼東。』更考最近之掌故。如明代之遼東都指揮使。實隸屬於山東布政司。明初遼東士子。俱應山東之鄉試。後因浮海困難。遂改應順天鄉試焉。由此可知遼東行政之隸屬於山東。殆直至明末而未嘗改變。又曰。『上古青州。并遼河方面營州之區域而兼轄之。』然此種種解釋。大抵俱依唐以後之形勢立論者。按唐代初期之疆域。其遼西方面之土地。早爲外敵所占。有當時之營州。與北京及遼東方面俱失其連絡。迫不獲已。乃從山東方面越海以達遼東也。至於明代遼東。亦爲山東所兼轄。其情形與唐無異。後世之記錄者。不知此種情形。係當時不得已而出此。而欲據此以溯及古代。一概論斷。其易致誤謬。乃當然之事。又有一事。不可不先爲說明者。在彼漢代之滿洲行政區劃。遼東郡之疆域。直賅括遼西大凌河附近之地。更據此以想像山東人由旅順方向越海上陸漸入內地之徵。此亦大誤也。彼突破天荒而堪以裝飾遼東開拓史第一頁之漢人。固全然由他

方面出發。與前者所記全然不同也。

發展燕國之昭王。燕國者。爲周之宗室召公所封。其都卽今之北京。實漢族之北方殖民地也。疆域地置。在中國北邊。恆被北方外敵所苦。司馬遷曰：「燕之北方。受蠻貊之脅迫。內則介於齊。晉兩強之間。疆宇崎嶇。國勢弱小。」觀此。可以知燕國當時之情狀矣。迨至名君如昭王者崛起。卑身厚幣。以招賢者。國運乃以日隆。將軍樂毅。鄒衍。劇辛等。謀臣策士。遠近奔赴。昭王倚之如手足。以是壓迫齊人。入其都城。奪取寶器。莒與卽墨二城之外。被攻下者七十餘城。歸之於燕。一時功業。昭人耳目。但此猶係對內之武功。至其對外之舉動。堪作一大紀念者。則如用賢將秦開是。蓋當時秦開奮然而與。最爲漢人患害之東胡種族戰鬥。以驅逐彼等大部族於西刺木倫河之北方。燕國此時。增擴之疆域。遂自直隸之獨石口。卽當時所謂造陽者起。邈迤以至遼陽。全部占領。成爲一大弧形。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五郡。又連續其外周。起長城以爲界。後世所稱秦始皇築長城者。其半殆卽以燕之長城作爲基礎。故漢人與滿人接觸。亦卽始於燕昭時代。乃秦開之武功。猶不止此。并且率其勁旅。長驅東進。越鴨綠江而突入朝鮮半島之一部。猗歟盛哉。當時之燕也。司馬遷曰：「燕王弔死問孤。與百姓同甘苦。二十八年。燕國殷富。士卒樂佚。輕於戰鬪。」諒不誣也。

朝鮮之衰弱。武王克商。商之宗室箕子。抱祭器而奔朝鮮。周卽其地以封箕子。至戰國之時。箕

子之裔。乘中原喪亂。擴張其國力於遼東方面。遂與燕國發生接觸。魏略載「秦開襲取朝鮮西部。滿潘汗袤延二千里之地。立堡壘以守之。」考其形勢。大抵以今之平安道清川江爲界。其後燕國自居宗主國之地位。以臨朝鮮。朝鮮對之。歲致貢物。且不特箕子朝鮮而已。如朝鮮東方與南方之臨屯部。真番部。亦同時受燕之羈縻。其武略之見諸記載者如此。而漢人之文化知識。斯時對於滿洲朝鮮。自應同時擴充其新領域。乃當然之事。但其程度如何。則無從審度。所可知者。嬴秦并吞六國。整頓國家之邊境。遂建長城。卽以燕人所經營者爲基礎。而聯合一氣。并且更進一步焉。史記載其地且達涇水之東。此則關於建築工程上最可紀念者也。

大石橋附近掘得之趙國貨幣。基於中國古代之文獻而從事考察。而謂戰國時代。青州（卽今山東）之兵力已加於遼東者。可謂了無事實可證。彼遼東遼西二郡。實因燕國驅逐東胡之結果而建設。則認爲齊人當時已發展其勢力至此。並將遼東兼轄於青州者。誤也。又有一事可爲遼東當時未與山東發生關係之佐證者。在明治三十七八年（清光緒二十九三十年）日俄戰役之中。曾在大石橋（按卽南滿鐵道沿線之大石橋驛）之盤龍山附近。掘土發見戰國時之貨幣一種。此貨幣卽燕國西方趙國之明邑地方所造之明刀。而同時在遼陽之太子河附近掘得者。亦有此種貨幣。令遼東當時已與齊國發生關係。則應有齊國當時所謂齊刀之一種貨幣發現。奈何

此種齊刃。從未見過隻影。來日方長。此後或能於遼東之地下埋藏內。發現何種與當時齊國發生關係之證物。亦未可知。但自今日以前。所發見者僅此。已足爲當時漢人發展其勢力至遼東之先鋒隊必爲直隸人之鐵證矣。

秦之長城及三郡之位置。秦長城之東方。係繼承燕國之前功。略如前述。居今日而以現存之長城與彼時長城位置相比較。則彼時中國勢力之偉大。實可震驚。蓋秦之長城。自直隸以東言之。殆包容今熱河承德地方。通過建昌赤峯之間。北走朝陽。出於醫巫閭之東邊。過開原而南走。遙與朝鮮接壤。秦又爲維持此展開之局勢計。乃於今大凌河之上流置右北平郡。於遼西及朝陽河之一帶置遼西郡。於遼東方面置遼東郡。遼東郡之東南。直跨越鴨綠江之江流焉。秦亡漢興。遼東方面。雖不免有多少變動。其大致則皆承繼漢以前之規模也。

就以上所記。凡漢承秦。秦承燕之滿洲史實。以西元計之。蓋自紀元前二百四十年至二百七八年。約亘一世紀之事實。皆具於此矣。

中國長城之變遷。欲就山海關以西。北京北方之秦代長城而考其建置。固有非一二語所能解決者。茲摘錄松井氏長城建置之論證於下。

秦始皇之築長城。其目的在於防止北方民族所謂匈奴者之侵入。故築此以爲北邊領土之掩

護耳。秦之北邊領土。有右北平與遼西二郡。此二郡本爲戰國時燕國所置。嗣秦統一中國。一仍燕之舊貫。漢興亦未更置。右北平之治所。相傳屬於平岡縣。在青陘隘路東北三百八十里之處。青陘者。當在三國時代有名之盧龍道東端。卽今永平府西北之青山口。魏武征討烏桓時。其兵卽由青陘而出。過平岡縣以進於今日之朝陽方面。平岡縣者。其地在承德府建昌之域內。當大凌河之上流。由此觀之。則可見古時之北平郡。實包含今日承德府疆域之東部矣。又遼西郡之治所。相傳爲柳城縣。晉時慕容皝曾於柳城之北建置龍城。其宮殿名曰和龍。假令龍城在今日之朝陽境。則柳城卽在其南方近處。此可證古之遼西郡。必含有今日之朝陽府疆域明矣。據今日地圖以觀朝陽承德之疆域。則固在長城以北。因此推之。秦代之北平及遼西二郡。亦必在長城以外。且距離甚遠。但考秦之右北平及遼西二郡。實係秦之極北領域。其在當時。必包容於長城以內。固無疑義。若謂秦在當時。實將二郡拋棄長城以外。則其所築長城。究何意味。由此又可證見秦之長城。必在右二郡之北邊。卽承德朝陽之北境。決不如今日地圖所繪矣。（滿洲歷史地理第二卷一二六至一二七）

右所論列。於今人之指山海關爲秦代建置之俗見。不攻自破。但在戰國時。燕國之所開拓者。實以右北平遼西二郡爲限。至其收轄遼東以及長城東端達於朝鮮半島等事。尙少證明。故與吾人所

言並不一致。倘欲研究此點。吾人並有「秦長城東端考」登載於史學雜誌第二十二篇之內。可參看也。松井氏又言曰。

「魏書（卷二十六）長孫陳傳。長孫陳在後魏始祖時。奉命攻和龍。和龍兵出城迎擊。長孫陳縱兵擊破之。追之長城下。」此所謂長城。當在和龍（今朝陽府）之北。實指秦代所築之長城。可以推見。何以言之。和龍者。實係古遼西郡之地。則是秦長城之在其北方。不容疑慮。或者曰。和龍之北固有長城。但未必爲秦所建。則試按之歷史。自秦以後直至後魏。未聞有向該地建築長城之事。則所言長城。決非異代所建。又可知也。又「通典（卷一百七十八）范陽郡北二百三十五里有長城之廢跡。」范陽。卽北京東北之薊州。今日之長城。約在州北七十華里之處。與二百三十五里相較。相差甚遠。夫唐代之里。固視今略短。但不至相差如此之多。則可知通典所誌之長城。亦與今日之長城不同也。據二百三十五里之距離推測之。則廢長城者。當在今承德府之北方。與前所述長孫陳之條兩相參證。則所指者。亦必係秦長城故物明矣。果如此。則秦代之長城。至唐代固尚有遺跡可尋。卽秦之長城。實與今日長城之位置不同。故松井氏又進一步。就現在之長城。果由何代建築。而加以考究焉。其說如下。

秦築長城之後。至於後魏。絕未有向北邊建築長城之記載。惟後魏之泰常八年（西元四二二）

載有建築長城。自赤城以西之事實。（魏書卷三）赤城者，今直隸省宣化府之赤城縣。此卽起自今之獨石口附近西偏直趨河套之長城。與山海關方面毫無關係。但自北齊以至隋代，因防堵突厥之南犯，其間建築長城，或修繕長城之事，史不絕書。北齊天保三年（西五五二）天保六年（西五五五）天保七年（西五五六）凡興三次築城工作。其第三次則自西河起以至東方海濱，約達三千華里。（北齊書卷四）後周大象元年（西五七九）有修復之事。（周書卷七）此不過於北齊故物略加修葺而已。以至隋開皇元年（西五八一）與五年（西五八五）與七年（西五八七）又大業三年（西六〇七）及四年（西六〇八）凡興工五次。（隋書卷一卷三卷十）其中三次之施工，俱在西河附近。其二次地點不明，但按之隋書卷八十四突厥傳之所載，有一因備突厥之侵略，乃作幽洲之防備，依其險要，修築長城」之文。其工事大抵亦仍北齊之舊址。至建築之路線，按之隋書地志，實經過今之密雲昌平薊州，以綿亙於永平府之北方，與今日自山海關以西北京以東之長城位置，大略相同。惟其工作，在此二次以內，或在二次以外，則不可知耳。

除以上論證之外，松井氏又有今日直隸山西北部之長城位置，大致與北齊一致之附說。此種推測亦殊可信。又箭內氏亦有關於長城之學說。其言曰：今長城之爲中國北境，始於漢魏時代。考之

三國時之右北平遼西兩郡所屬諸縣之位置與同時有名之盧龍塞蠡螭塞之位置可知一斑也云云（滿洲歷史地理第一卷二二〇頁）



文

沈瑞麟



苑

文錄

賢婦麻丫頭傳

沈彭齡

賢婦廣寧農家女。姓久佚。以其面麻。人咸以麻丫頭呼之。幼失怙。家貧。偕老母以居。年及笄。字同村某氏子。夫家小有。而婿嗜博。伺父母不見。輒與村中無賴羣居。而鬥擄蒲焉。逾年。父母後先沒。乃益肆。衆益誘之賭。不期月而資罄。卒以負欠故。爲官府拘。繫之獄。賢婦慮夫家無人。而獄中乏食也。乃偕母入城。賃敝屋。近廨。食粗糲。勤紡績。冬夜則煮水角子。負行衢巷間。售之。得錢供夫餐。送之獄中。三年如一日。居常富家兒。每值夜啼。母輒撫之。曰。兒勿哭。麻丫頭又售水角至矣。有婢媼出購。或勞之。曰。夜涼甚。姊姊得勿苦。是乎。賢婦曰。吾習焉。情不知其苦也。更闌歸去。霜露在衣。賢婦怡然安之。婿既出獄。感婦賢。改行爲賈。二年而小康。娶賢婦。自是闐闐間。無復賢婦之足跡。

論曰。賢婦貧不知書。未嘗聞內則之訓。而能賢若此。天之所鍾歟。抑亦宿慧使然也。余幼時卽聞邑之南崇興寺街。夜無行人。而相戒以鬼。賢婦售水角。往來於是者三載。而不一值。謂非正氣在人。而羣邪辟易乎。傳之以爲世之不知婦德者告。

許君傳 有序

高鳳樓

後漢書載許君事甚簡略。清嚴可均別爲事蹟考。比原傳加詳。然其體例未能盡善。文勢亦嫌隔

絕。甚不便於記誦也。夫誦其書而不知其世。與知其世而不詳其言行。其無當于理一也。予故參之許書原叙。與其子冲上表。及范嚴諸家之書。作許君傳。取便記誦。更同集古。言期有微無嫌。因襲理而董之。是望達者。

許慎字叔重。漢汝南召陵萬歲里人也。後漢書本傳及許冲上表其先系出炎帝。說文解字其裔共工氏。以水行稱霸。

淮南子高誘注及列子張謨註黃帝時。緡雲氏為夏官。說文叙及服虔說顓頊之衰。共工之裔。恃強與之爭帝。列子張謨註不克。族殆

滅絕。淮南子高誘注堯命禹治水。共裔四岳實佐之。夏有天下。昨四岳國。命為侯伯。賜姓姜氏。曰有呂。國語蓋

以國為氏也。呂侯歷夏殷之季。而國微。此說於古無徵。姑本段王裁說文解字注周興。武王封其裔文叔於許。作屏藩。說文敘及段注

今河南許縣東三十里。故許昌城。禹貢豫州之域。周之許國也。段注及十道志春秋之際。許靈公畏逼於鄭。

乃南遷。春秋左氏傳戰國初。見滅於楚。本段注後嗣復遷於汝南召陵。汝水之濱。世居焉。說文敘及段注今鄆城縣東

三十五里。故召陵城者。是其地。見河南通志及段注按三十五里段注作四十五里。今從河南通志君生於明帝朝。本嚴氏考性惇篤。博學經籍。本傳

安帝永初四年二月。與劉珍劉駒駱馬融等五十餘人。校書東觀。本嚴氏考事畢。奏御。賜葛布各有差。漢書

鄧后紀馬融幼於君。甚推敬之。時人為之語曰。五經無雙許叔重。為郡功曹。以上本傳奉上以篤義。率下以

恭寬。覽御引汝南先賢傳舉孝廉。傳應辟。德行高妙。志節清白。科補太尉南閣祭酒。嚴氏本漢官儀說卒於家。傳年八十餘。

嚴考葬召陵城下。墓今存。見河南通志君曾除汶長。今蓋不詳其年月。君之後無聞於世。見元和或云有居

會稽陽羨者。見古今姓氏書辨證蓋以君與許虔許邵同為平輿人也。王筠說其確否不可知。夜郎毋斂人尹珍。吳

郡無錫人高彪。皆學於君。見漢書西南夷傳及高彪碑彪後為外黃令云。彪碑初君以五經臧否傳說不同。於是撰

五經異義。傳本凡十卷。又注淮南子。凡二十一卷。見隋書經籍志及唐書藝文志又撰具古文孝經說一篇。表今皆亡失。

五經義異有王復輯本一卷並補遺一卷問經堂本又有陳壽祺疏證三卷學海堂本淮南子注有孫馮翼輯一卷問經堂本古文考經說無輯者今世盛行。惟君著說文解字。說文解字者

其名僅見於君子冲上表中。後人或稱之為字說。鄧名世或稱之為記字。薛綜蓋和帝永元之八年。賈逵

為侍中都尉。君從之受古學。嚴氏考以周禮漢律皆當學以六書貫通其意。恐巧說邪詞。使學者疑。將

以理羣類。解謬誤。曉學者達神旨。說文敘及冲表因而作焉者也。君之為此書。博考通人。信而有徵。凡六藝

羣書之詁。皆訓其意。而天地鬼神山川草木鳥獸昆蟲雜物奇怪王制禮儀世間人事莫不畢載。冲表

十二年正月竟其業。嚴氏考都十五卷。計五百四十部。著錄九千三百五十三文。重文一千一百六十

三。說解十三萬三千四百四十一字。以上文字說解部數均本說文敘實則今本說文俱難符此數毛氏初印本與孫

原敘多一百一十七文說解則今本僅十二萬二千六百九十九字較原敘少一萬零七百四十二字而其中原書未載各文所繫之說解字數尚不在此數內知其中刊落者多矣無怪文句蹇澀時或費解也時賈逵卒之前一

年也。嚴氏考始君以文字未定。久未奏上。冲表建光元年九月君遘疾。乃遣子冲並古文孝經說奏上焉。

大觀音閣遊記

高鳳樓

閭山盤困二百里。其峯巒之怒突以奇勝稱者殆可十許。而大觀音閣來遊人最多。密邇治城。且登

陟便也。閣爲閭山一部之名。在北鎮縣城西。山麓距城不十里。自東路入。轉西北行里許。卽見紅牆翠瓦。輝耀山間。可遊者凡十。曰道隱谷。曰聖水。盆曰呂公岩。曰古佛龕。曰曠觀亭。曰雲巢松。曰晴望石。曰萬年松。曰桃花洞。曰南天門。總稱曰大觀音閣。或簡稱曰大閣。或傳諸故老。或見之志乘。類足稽考也。甲子長夏。五月二十四日破曉。結僦買車。出拱鎮門。作大閣遊。晨曦。窺人望山下。有銀光如練。南起十三山驛。亭度北鎮廟。北去。逕入空冥。不知其爲烟。爲霧。抑朝雲也。至閣界止車。徒步入。始而西。折北行。再轉西北。路益斜上。徑皆大石條錯。曲折于荒榛叢莽間。時有細流瀲灩。伏見石隙。近閣羣峯環立。若半規。迎路峯腰。有片石下迤。掩覆其麓。中空數十丈。飾爲殿宇。置佛像累累。通以磚磴。三十四級。居人名爲石棚。志所謂道隱谷也。往時谷上岩溜滴瀝。四時不絕。下注一石臼中。濺沫四逸。是曰聖水之盆。今則白毀石滲。岩溜由谷內出矣。下谷南行。殘碑古碣。雜路北。過客題詠滿巖石間。清世宗作最有名。過此有菜圃。廣袤三四丈。雜植菘芹。蘆菔。範以疏籬。寺僧所治也。循籬南草徑東去。行萬樹之杪。數百步。所謂大觀音閣者。儼然在望矣。閣殿結構類尋常。寺觀無可紀者。西廡之西。更爲一院。通以便門。其前平鋪方磚。短垣四繞。爲望台。環山周繚。蒼翠眩目。西階下。承以石磴。三十四級。卽始入閣時之路也。南則下臨迴谿。蘿蔦蒙絡。小禽往來。飛擲類魚行。清潭荇藻。間鱗鱖。翩然浮動。旋見蜿蜒一線。自東來。西北折。直達道隱谷麓。則始入山時之路也。閣東及北。皆依山脊。

石徑起伏。可見初在閣東南。轉而上。出隱於東。再見於北。迤邐西行。直入山後。隱其端。不知所窮。坐閣中小憩。與山僧茗話。半時許。詢所謂雲巢松者。曰：枯久矣。然老幹橫出山隈。尙作龍蛇矯夭態也。因出爲予指示其處。蓋在閣西菜圃之東北坡上。也有小石徑。廣才著一足。由樹下注入於閣後。僧前導。予與同行者笑隨之。褰裳投足。孑孑行石罅間。上下曲折可數十武。枯枝南伸。橫亘隙間。適肖僧語。其旁石厓之間。嵌石刻二。漉漫殆不可讀。廢然遂反。乃更由閣東出。循石徑南行。則至所謂古佛龕者。蓋大石之均。北陷爲二淺洞。略修葺之。爲堂殿狀。一棲佛像。一虛位焉。登石巔。下望遊人所乘車。類兒時玩具。依違石礫間。同行者互指以相笑語。時方溽暑。幸有微雪。翳炎日。然亦不可耐矣。則皆去其外衣。著裏服以行。循石徑東。繞龕旁北去。行觀音閣東殿壁上。數十武。徑東大石平布。三松離列。其前根皆往復。石隙覓土而入。石間有圓穴六。相去殆及丈。爲斜方形。每穴俱徑尺許。土積其中。深度不可度。意所謂曠觀亭者。其舊基蓋在是也。西北行。漸至半山間。石徑突轉入山曲。有二大石迎面。森然若撲人。上鐫擘窠大書曰：晴望。歲久剝落。然隱約猶可識也。是曰晴望之石。扶石壁履坡磴。南行數武。更西折。轉入石後。兩手搯石。鏘側身上。躋可至其巔。同行者或怯。止石下。予奮勇登之。立而下窺。觀音閣在東。足下道隱谷在西。足下直當其間者。菜圃也。四山濛濛。浮雲薄靄。雜翳其上。立久衣袂漸濕。乃下會同行者。反來時路。至石東山曲處。下而西南行。佝僂曳踵。仄徑間。怒草

紛披橫阻。行人珠露滴滴。落徑下裳履。皆漬焉。徑東一峯特起。南有西間石磴。陡絕。下倚草徑。履之上升。石門當其衝。署曰白雲觀。門北大石聳立。上下二十丈許。明總兵馬永刻之。曰壁立萬仞。洵有然耳。過關而上。石徑又三四迴折。乃至峯頂下。因峯爲壁。飾佛殿一。曰觀音庵。其下卽道隱谷也。庵上高出猶五六丈。斷瓦頽垣。歷歷可見。大觀音閣舊址也。下無行徑。不知始爲之者。何以至焉。或曰。庵北峭壁間有石洞。懸其中。攀援樹杪。可入之。洞間有徑。直上出之。卽立頽垣中。是說險絕。同行者皆不敢試。語移時。有風冷然。掠襟袖。頓覺寒氣。侵人。因下庵去。循草徑南行數十武。有大松可四五圍。蔭覆畝許。風雖靜。聲亦謾謾。焉。是曰萬年之松。清世宗所錫號也。松旁古井一。曰風井。往時以浮物投其中。必見拒而上騰。今則積石塞其底。芥蒂亦沈矣。井西南石級累累。展列一峯之北。上有祠署。曰三義。石級下。小徑與來時路接。循之繞峯西上。兩壁駢峙。中有路。若橫斷山脊而門焉者。是曰南天門。西壁刻石作桃花洞三字。下有圓穴五六寸。或曰。字卽指此。予與同行者皆笑之。然所謂桃花洞者。果何屬。則又不可知。立門南。東望岑嶂聳起。大石陡絕。當三義祠之西南。石上有刻像。奏刀瘦勁。類曹衣描法。巾履擬道者。當夕陽西下時。筆畫間輒嵌黯影。乃覺鬚眉畢現焉。蓋呂公岩也。居人名爲仙人影。或曰文實女人像。聖水盆卽裝具之一。然無所據。石下山壁間。蒲阪張邦士刻之。曰遊目天表。字皆及丈。循此下行。至道隱谷西側。再下迤。與人山路會。則所謂大觀音閣。諸勝盡

此矣。片雲頭上。輒有小雨催人去。予等遂下山。登車反。抵縣城。則夕照滿山矣。同行者遼陽孫燕謨。錦縣岳介臣。遊後閱月。予乃爲之記。

關外名勝。千山闔山並稱。千山有清初張文貞公遊記。瑯繪萬狀。足以傳矣。記闔山者。古今不下數十家。然考其詞。皆若無與於闔山也者。余客山下一載有半。遍遊其山。凡三遭。所謂大觀音閣者。蓋不啻四五至焉。是亦一因緣也。暇輒寫爲此記。文格於文貞不敢望。以云寫實。其庶幾乎。

遼寧省政府委員兼教育廳廳長王君墓表

金 毓 黻

君諱毓桂。字鐵珊。姓王氏。遼陽人。遼陽城東北二十五里。有村曰老大台。君之所居也。村南有山。產石。君之先世。貽有石塘數區。子孫資以爲業。至君之尊人東泉公。始出鉅貲。訓子勵學。策名於時。清季興學。遼陽遵功令。設啓化小學校。白先生佩珩任校長。侯先生汝康。王先生雨帆。昱先生鑑塘。傅先生陟岩。任教授。皆邑名宿。來學諸生。亦彬彬多儁材。君與焉。進詢退研。無間晨夕。每試輒冠其曹。諸先生聳然異之。目爲大器。未幾入省垣中學。轉貢成均。習商學。業成。得學士位。歸省。人爭羅致。君以所造未遂。乃應留學試驗。負笈重洋。踔行萬里之外。先入英國曼其斯特大學。繼入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皆畢所業。得商學碩士。迨歸國之日。君年已三十有七矣。君之蘊蓄。旣富。頗思以所學淑當世。凡知君者。亦爭相引領。刮目以信其志之必伸。初任大學教授。襄辦交涉。旋入今東北邊防軍司

令長官張公墓府嚮用日隆。迨去年夏。張公出關。君遂拜教育廳廳長之命。統一告成。晉簡省政府委員。仍兼廳長。當此之時。遼省教育經武進謝氏。遼陽祁氏。振導整飭。規撫略具。顧絀於款。不得盡量發抒。夤舍剗敝。歲久不治。諸師月得脩脯。不給於用。儻焉不可終日。多去而之他。君甫蒞任。灼見其然。迺以裕學款。拓校舍。致教材。爲先務。省立學校經費。由六十萬元。增至百萬。各縣稱是。又請於張公。捐五百萬元。爲教育基金。手訂章程。分配至悉。以獎久任之士。於是肩其事者。爭自濯磨。易肅慘之容。爲發舒之象。鄉之去而之他者。亦稍稍來集。人始以裁吾黨小子。爲樂。以輕去父母之邦。爲可恥。雖在位日淺。又困於病。不獲大有展布。然其犖犖見於設施者。皆爲百年之計。孔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嗚呼。若君之所爲。其名豈有不稱者哉。君生於光緒十六年十一月初一日。卒於民國十八年十一月十一日。春秋四十。夫人劉氏。側室張氏。子一。福祿。君體貌充偉。神識淵朗。敏於赴機。警於應變。平章百物。裁斷如流。沈毅有爲。可肩重任。不謂困於二豎。中道捐謝。可哀也已。往者遼陽。遘亢旱。官禱於神。不應。民禱於社。弗讐。或禱於老大台之南山。甘霖大沛。歲以有秋。嗣後每禱。輒驗。人稱其山曰禱雨山。凡山川靈應之氣。鬱久而必發。或神於事。或鍾於人。久之。君乃誕生於茲山之側。以君之傑然。特出自致。通顯益知。茲山之效。靈爲不虛也。

清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講學士世公墓碑銘

金 毓 勳

公諱世榮。字仁甫。蒙古土默特氏。清初置蒙古八旗。公之遠祖來投。命隸鑲白。初居鐵嶺。繼遷瀋陽。八世祖諱劉自成。子孫因以劉爲氏。曾祖諱四各。祖諱麒麟保。父諱福恩。皆以公貴。贈資政大夫。妣皆封夫人。公之祖考。移居撫順城北之金花樓。遂籍於是。公生三歲。而資政公歿。遺腹生弟德生。翌年殤。母葉太夫人守節撫孤。茹苦停辛。勗以問學。昕夕無間。歷三十餘年。公終以進士甲科。致身通顯。則苦節之驗也。公於光緒丙午補第一名博士弟子。癸巳登賢書。翌年會試中式。乙未成進士。入庶常館。又三年散館。授編修。辛丑升詹事府中允。俄轉國子監司業。甲辰轉翰林院侍講。翌年補日講起居注官。丙午升補翰林院侍講學士。辛亥補爲文職六班大臣。未幾武昌革命。清帝遜位。公回籍。被推爲奉天省學務總理。甫一年。乞退。自是遂絕意仕進。而公年已五十有四矣。公在京師。幾二十年。曾兩赴河南省。闡錄科一主東三省。旅京中學堂。而以爭畫畝捐爲省稅一案。爲最有功於桑梓。宣統二年。奉天財政監理官擬將全省畝捐提作省稅。畝捐者。曩因各府廳州縣興辦學警。絀於款。乃由紳倡民輸。按畝計算。名曰畝捐。實同義舉。非正供之比也。此議旣建。省民爭之不能得。公上疏曰。近聞奉天清理財政局。於國家地方兩稅以外。增設省稅。以畝捐畫入。供省行政費之用。夫省與府廳州縣。皆地方也。凡國稅外所輸之款。皆地方稅也。國家行政自有紀綱。何須更立新名。引起人民疑慮。推立省稅者之意。一似慮財政從此澄清。官吏無可諱飾。設此一項稅名。以爲異日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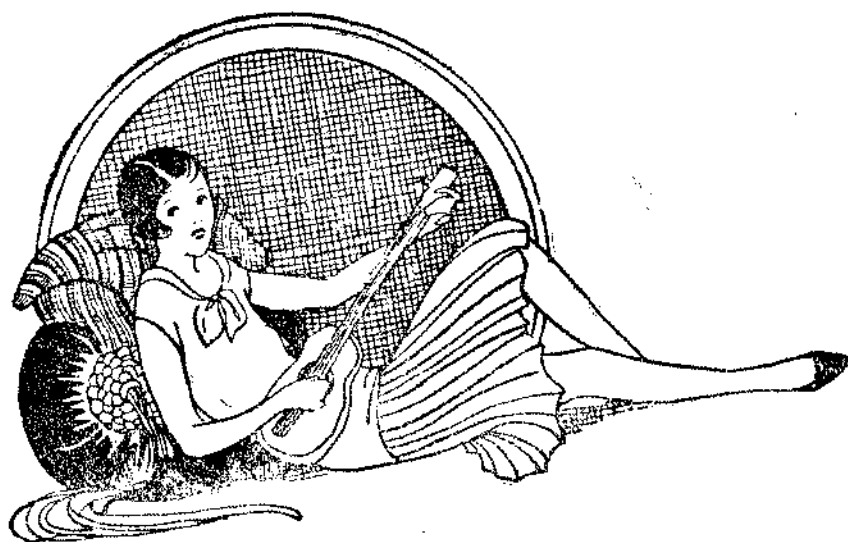
冒騰挪之地。然以府廳州縣所籌之款。提歸省內。上之則侵國家之正供。下之則重人民之擔負。而府廳州縣更將以何款辦地方之要務乎。若再加倍而責之於民。朝令夕改。敲骨吸髓。哀我窮黎。何以堪此。萬一因此名目。民間有所藉口。作一時之抵抗。激成萊陽之變。誰執其咎。伏乞飭下度支部。東三省總督。迅令取消省稅名目。永歸地方。民歎民用。名副其實。要政可不勞而理矣。語頗激切。攝政爲之動容。下部核議。省稅之議乃寢。公既屏居鄉人。日從問業。承其指授者甚衆。隱然繫一方之望。會教育總會議於萃升書院。設文學專修科。拔士百餘人。延公主講。公教授三年。啓誨不勸。諸生儘多高材。質疑攻堅。膏晷不廢。每鐘聲動。師若生相。將入公講。畫於堂上。諸生肅雍於堂下。謹作坐。抑欠睡。恐亂公語。而不得悉聞。鐘聲復動。師若生皆依依不遽去。如嬰孺之戀慈母。不知其晷之已移。公於是時手香古文辭如千篇。發凡起例。條分縷晰。仰屋冥思。朱墨爛然。雖取途於姚曾兩氏。而抉發別具匠心。自世有古文辭選本以來。未有若斯之切至者也。其後教育廳續設文學專門學校。亦延公主講。始終其事者四年。前後所裁成者甚衆。如海城于思泊之文。遼陽黃式叙之詩。及其他兩校高材。選卓著聲稱於時者。不可勝數。古所謂隱居以求其志。絀於彼則信於此者。今於公見之矣。公既貴。上葉太夫人之苦節於朝。得旨旌表節孝。公已篤老。州帥張公表於其門曰。魯殿靈光。士論榮之。所著書有靜觀齋文正續集四卷。詩集一卷。叢錄三卷。古文辭評選八卷。年譜一卷。皆付刊。

行世。其他著作。尙未禮堂寫定。於民國十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卒。享年七十。夫人王氏。先公一年卒。子三。寶賢。前八年卒。寶訓。寶樹。女二。一適前財政部參事安海瀾。一適前盛京將軍恩口之孫隆韶。孫四。英秀。英奇。英敏。英佐。皆幼。東省大吏海內知交暨及門諸弟子。聞公之卒。皆出涕。曰。斯人爲遼東延一線之文運。有如王仲淹之居河汾。胡安定之教於湖州也。於其卒也。宜紀以文。以詔方來。僉議伐石勒銘。樹於墓道。督其門人金毓黻爲之銘。銘曰。

金毓黻

惟公遠祖。肇於蒙古。留瀋隸旗。奮於材武。傳世八九。潛德弗曜。嫠恤其緯。章於節孝。公生三齡。不幸而孤。賢母濡之。如鳥哺雛。三十壯學。捷於文戰。秋登賢書。春魁廊殿。自斯以往。宦京廿年。丹陛獻賦。列於卿班。憶昔庚戌。政傷苛細。梓鄉畝捐。畫爲省稅。是乃樂輸。非同正供。民爭雖力。官不能用。公聞曰。吁。是吾之責。閉戶草疏。驚心動魄。下海誅蛟。上山射獮。至誠格天。天子曰。僉陽城直諫。朝列歎服。功在梓桑。戶戶祝滄桑遽變。浩然歸來。推掌邦教。非公之懷。隱於教授。氣求聲應。河汾仲淹。湖州安定。著書滿家。從游如雲。承指授者。咸軼其羣。高密之門。式於州主。伏生篤老。尊於齊魯。鄉人賓公。來祝千春。天不慙遺。曾未浹旬。惟公之學。足稱山斗。惟公之澤。足以被後。噫。公往矣。姓字堂堂。爲鄉之彥。爲國之光。滂沛寸心。綿以千禩。伐石劓銘。後世視此。

東北叢刊 第四期



詩錄

春柳

張鳴岐

迴黃轉綠剎那中。幾日春晴變岸容。濯濯劇憐生意足。依依猶倩曉烟籠。靈和感舊思張緒。洛下移根說永豐。莫笑荒寒窮塞主。玉關從古占春風。
灞橋烟雨送征車。多少勞人感鬢華。密約待遲新月上。柔絲枉繫夕陽斜。低徊自作風前舞。絢爛仍輪陌上花。不分白門春色好。清陰如幄恰藏鴉。
婀娜腰支鬪尹邢。帶人腸斷短長亭。小桃綽約如爭長。芳草迷離與借青。儘有游驄花外繫。不堪離恨曲中聽。只愁飛絮漫天日。絕好青溪盡化萍。
極目汀洲滿綠蘋。幾株踈地見風神。曉風殘月翻新拍。啼雨愁烟蹙淺顰。宣武北征人已老。渭城西去色方新。春光總好無多日。彈指醮醮又送春。

右詩四章。迺張堅白尙書最近寄慨時事之作。特爲代柬。靜安詞長以實東北叢刊。

庚午莫春孔昭焱識

黎雍屬題千華覓句圖

陳石遺

招我來遊快馬張。遼陽轉眼換滄桑。披圖蠟屐都無分。想象千華天一方。

金坡將軍約遊千山不果

九華山色屢經過。二華嵯峨奈汝何。行住青蓮花箇裏。何當容我一高歌。

遜齋寄題石琴廬詩稿步韻奉和

張之漢 仙舫

塞上來音書。鈞天發廣籟。鍾嶸古哲匠。品詩別流派。惡我糞土墻。釐然蒙藻績。營川昔慕遊。風月談

無害。南路觀察使榮公駐營口遜齋居幕府我來駕鹽車。遐想吟壇旂。哈埠公索居。鴻泥我久汰。庚申客濱江劣稿中塞雲別集一卷即彼時鴻爪也廿載

動參商。人生嗟可恠。春風海壖來。潮聲動官廡。伊人濱江濱。水豈一衣帶。安得脫羈鞅。千里賦行邁。一叩子雲亭。三下方干拜。唱公黃河篇。壁向旗亭畫。

格民參軍歸自晉邊道經長春作詩訊之

金毓黻

將軍被甲朔方歸。車到寒邊雪滿衣。為道元戎三駕苦。尙嚴狡寇百重圍。煙橫絕塞秦關遠。石鎖平城魏闕非。應有佳章貯囊底。競吟笳鼓壯心飛。

次韻和李芷箴生日謝答同人招飲詩

前人

佳辰借得酒為歡。入口應忘出塞寒。笳鼓不堪羈客聽。梅花聊借壽星看。高堂對鏡愁華髮。君子當塗懷素餐。欲駐韶光已無術。且因酣睡效陳搏。

和曾子敬先生自詠詩元韻

前人

滄海桑田幾變遷。等閒消盡歲寒天。清風被我思千里。明月隨人繫一肩。未遂先生經世志。閒吟名

士過江篇。橫經倚席何年事。可許重來結勝緣。

初入冷社諸公俱有詩。即席賦謝。

前人

休沐喜無事。江樓集勝流。詩工皆人畫。味冷直如秋。未必能驚座。真堪擬醉侯。萍蹤參洛社。俚句勉相酬。

允滋疾瘳作詩慶之。得慶字

前人

人身非金石。如何無疾病。孔子大聖人。遭疾曰有命。孟子論壽夭。宜順受其正。吾儕蒲柳姿。行敢違賢聖。昔年我罹疾。即由乖時令。病已歎綿憊。心頗識究竟。君殊爲我危。遠來視一更。喻我無生旨。慰餘又致諍。往事安可忘。念之意氣迸。去秋君患疽。肝火復鬱盛。半載苦不瘳。心君煩且競。我乃往慰君。致詞亦重鄭。無爲滯物機。無爲任情性。保身患不足。奚其爲爲政。君頗念吾言。煩競一爲淨。幾日春風來。病失人稱慶。問訊重登堂。窺癥笑明鏡。久別遂縱談。西窗對短檠。約君西南來。乘此東風勁。耦耕故山下。雞犬聞兩姓。余方買山於千華之側息壤恐忘心。作詩以相儆。

題冷吟圖有序

前人

丁卯之冬。吉垣有冷社之集。推瀋陽熙格民參軍爲之長。七日一會。會必有詩。遼陽吳君毓甫亦在社中。爲之圖其事。題曰冷吟。諸君分咏以志其盛。戊辰春。閏月。余始入社。屬題此圖。

乃作長歌紀之。

結客結客。挾策挾策。結客松花江。挾策松陽驛。按莊子駢拇篇、問臧奚事、則挾策讀書、以挾策即爲讀書、非漢人射科決策之意、每因木落思鴈
南。更緣秋老看山碧。溯我來江邊。棲遲七八年。月落憶啼鳥。日出想消煙。會得此景有詩意思。與山
川結勝緣。熱中之徒豈悟此。惟有冷士知其然。君不見少年結客長安道。五陵裘馬顏美好。一擲千
金頗有餘。高據要津苦不早。又不見游士挾策走諸侯。飛鉗探丸啓戈矛。寡人之妻孤人子。吾謀能
用復何求。長白參軍帝室胄。詩才無敵驚天授。不好武事競談文。壇墀羣倫推領袖。儘教苦吟作生
涯。列坐諸賢都清瘦。故取冷字名其曹。識此旨者來相就。鯁生本是冷心人。每對梅花倍愴神。莊周
達生猶內熱。飲冰自儼疑。非倫初來探汲無脩綆。冷心卒問發深省。願貯一片玉壺冰。高吟楓落吳
江冷。吳道子工畫理。去余之居不十里。相見不復知姓名。却因先德生仰止。吳君之尊人星鶴先生、名
進士也、所居去余家不十
里、君髫年工畫、
一邑俱知、含毫渺然墨沾濡。畫出西園雅集圖。風流應有晉卿老。鬚眉蒼古照雙姝。一邱一壑
有生意。若俛若仰勞將扶。似有冷泉飛壁間。似有冷衙橫諸途。似有冷官坐其中。似有冷竈形模糊。
俱爲冷社作詩理。吟成冷句相胡盧。幾日東風飄柳絮。行見暘煖嬉晴曙。持來此圖挂高堂。頓覺生
涼滌煩慮。笑呼吟侶取次看。何時一棹衝波去。

奉貽和南老人

前 人

陰德門庭節訓堂。先生名重海東方。詩歌俊逸清三老。書翰風流晉二王。陸相罷歸懸藥榻。維摩病起繞經牀。足音空谷佳人遠。願附平安字數行。

贈馬續波縣長

前 人

百里屈公可奈何。牛刀小邑聽絃歌。量沙聚米非難事。莫後當年馬伏波。

贈王秩清

前 人

王氣何曾歇。鴻飛到九垓。高山明靜志。秋水比清才。江海三年別。琳瑯一簡開。歲寒思益友。且莫望君來。

喜郭侗伯先生至濱江卽呈此詩

黃 式 叙

析津一住劇駸駸。父老相思直到今。晚境文章尤鬱勃。天高風雪極蕭森。獨遊孤賞誠何意。暫動還休是此心。誰識當年窮塞主。更爲邊地振儒林。

侗伯先生寫跡近詩書此以報

前 人

公詩如匡廬峰巒。天下偉又如西子湖。激灑得其美。上者杜韓遺。次亦梅歐比。十年謝簪裾。不爲蒼生起。閉門減觀聽。措意遂至此。詩道麗宇宙。豈曰猶小技。大與元化俱。細含萬物理。世兒昧真源。支離失厥旨。公今振凋疏。奮筆盡千紙。寧惟雅教興。且以存人紀。

挽韓斗瞻將軍

前人

邊風激萬矢。孤軍提一旅。成敗非所期。存心在必死。推其就義烈。直可沒而視。平居敦詩書。文字亦深喜。吟聲繞成樓。往往中夜起。斯人難再得。天乎乃如此。流涕望江南。干戈猶未止。

答于淵受

前人

一晌幽憂欲付誰。忍飢發篋盡千奇。典墳以下書能讀。山魏之間士不癡。吾法至今誠可廢。天心已往總難知。殘陽又落孤城外。重唱于郎贈我詩。

和淵受雜感

前人

殺馬毀車空有念。烹魚漑釜可無思。徐通徐介誰能喻。凡在凡亡世未知。大浸稽天到今日。衆生入獄自何時。鼓鼙又逐蒼鵝起。愁絕東風柳萬絲。

令第女士爲作千華覓句圖自題絕句五首

前人

白山山脈數千里。千華爲長白支脈到此直窮造化奇。怪石動如人兀立。殘陽米芾獨來時。

弈棋臺上雨初晴。瓔珞峰前月自明。何意此人居此地。天風吹落萬松聲。

松門南下晝泠泠。澗水中流萬古青。曾是瑤峰臨眺地。至今石上憶談經。松門在龍泉寺王瑤峰三寺紀景詩云松門塔在畔又先生遊千山

啓云久居星座亦思石上談經

椅欄心悸石盤陀。杏子光陰可奈何。不見詩人劉仙樵有遊。千山諸作與魏山題詠甚多。烟枝霧葉付誰歌。
南行未謁雪庵塔。腸斷香巖寺裏鐘。何日青山相向老。願爲巢許不夔龍。

蔡拱之歸自金陵有詩見贈次韻作答

前 人

南來猶喜有扁舟。十廟蒼蒼宿雨收。暇日獨尋桃葉渡。新詩曾咏秣陵秋。一時王謝匆匆盡。六代江山惘惘遊。難得風流蔡宗野。棠梨花發更相留。

希哲前爲刻印報以此詩

前 人

篆刻有法亦無法。此意得之丁敬身。希哲治印極萬象。所遺者貌取者神。逸氣橫胸自開闔。腕底不數顧山臣。茲石何來突到眼。星斗錯落光嶙峋。文連字接蛟蛇走。是漢非漢。秦非秦。奚必礪沙矜奇古。彼哉老缶未足云。吳缶廬晚年刻印刻後輒以沙石礪之求其古拙

黎雍屬題千華覓句圖

陳 鶴 柴

黃君囊筆題詩處。傅叟當年蠟屐來。泗州傅梧岡明經道光季年游此曾登五佛頂海水一杯浮棹去。蓮花千朵向人開。鳥飛絕迹梯松上。龍德爲雲潤物纔。楹帖尙傳王太史。山中龍泉寺有王瑤峯先生書聯凭高舒嘯久低徊。



雜俎

吳家象

成均撫言 卷上

金毓黻

民國二年秋。迄五年夏。毓黻肄業北京大學。專研國學。每聽諸師講授。遇有精言眇義。輒泚筆記。之日久積帙稍多。未幾爲人假去。間有散失。十年以還。久思纂錄。又以尠暇而止。茲值叢刊問世。乃就曩所條記者。節爲三卷。所述以諸師講說爲多。題曰成均撫言。嗜古君子。或有取焉。十九年三月毓黻自記。

黃香石。名培芳。道咸時人。昔姚石甫嘗序其詩。與張南山並稱矣。近讀其唐賢三昧集評本。幾於一字一珠。知詩者必能詩。能詩然後可以言評詩。評詩如香石豈易得乎。

香石論詩。余所最心折者。謂三四寫情。五六寫景。倍能振拔。爲五律要訣。按之王右丞詩。其證甚多。如握手一相送。宛落有風塵。諸作皆是也。亦有不盡然者。如獨坐愁雙鬢一詩。則三四寫景。五六寫情也。

香石又謂右丞空山新雨詩。寫景太多。非其至者。持論頗與余同。而諸家多以之入選。何耶。阮亭山人十種唐詩選。近於大學圖書館覓讀之。蓋就唐人所選唐詩之九種。加以刪纂。又配以宋姚鉉之唐文粹。合爲十種耳。卷首徐健菴一序。論詩之旨。實獲我心。他日當手錄一通。以備誦讀。

韋蘇州詩之佳處。全在渾脫。五古五絕。並稱工妙。昔阮亭山人嘗取以殿盛唐諸公之末。三味集序言之以今觀之。殆不虛也。集中之詩。分爲十三類。此亦與他家詩集不同者。分別觀之。頗足發人深省。讀書之道。最不易言。第一要訣。即在有序而已。讀書有序。如網之在綱。裘之有領。持之在我。則不患其紛亂矣。余近日讀書。頗苦其難。以所欲治之學問甚多。故應讀之書亦多也。欲避其難。斷宜從有序入手。所治之學。凡四。一爲訓詁。一爲音韻。一爲詩學。一爲書學。其序以詩學爲第一。訓詁次之。音韻又次之。書學爲殿。更次所讀之書目於左。

詩 古詩選 唐賢三昧集 十種唐詩選 參讀唐詩紀事 全唐詩話

訓詁 說文段氏注 爾雅郝疏 參看錢氏答問 邵氏正義

音韻 唐韻正 切韻考 等韻一得 古今中外音韻通例 音韻闡微

書學 書品 書譜 書史會要 畫禪室隨筆 參看藝舟雙楫 廣藝舟雙楫

段注說文。土部堪字下注云。堪言地高處無不勝任也。輿言地下處無不居納也。張晏謂堪輿天地總名。其說未安。毓紱案。近稱相地宅者謂之堪輿家。觀於段說。不爲無因。而龍翰臣字學舉隅辨之。謂堪爲天道。輿爲地道。此出淮南書許注以證堪輿名稱之不正。此其立說之誤。蓋由於未細讀說文也。說文

堪地突也

目的之的。本从日作昀。明也。引申爲準的。前曾徧檢說文。未得其字之所在。卽由於不知其从日耳。今於無意中得之。亦一快也。

柳柳州詩云。柳州柳刺史。種柳柳江邊。取四柳相配。天然趣語。殊不易得。

曩讀昌黎柳子厚墓誌。以謂二公交誼如斯。必甚訢合無間。及讀柳集。又頗怪與韓公唱酬之作甚少。韓集亦僅有酬子厚寄蟹之詩。別無所見。意者柳州之於昌黎。不能不稍存芥蒂於胸乎。以昌黎之力。本足以荐柳州於朝。而卒無一語及之。宜乎柳州之不悅也。

段注說文。凡許氏說解之用通借字者。皆改用本字。此恐非原書之意。許書於每字必明其本誼。而於他字下不然者。所以明假借之用也。精治許書如段氏。猶不免有此誤。則說文之難讀可知。伯平述黃季子先生讀周禮之法。先讀白文。次讀注。注有未解。然後看疏。如是三過。則通其崖略矣。購得十種唐詩選。卷首有徐健菴一序。而非前見之舊。始知健菴本有兩序。兩本各載其一。故不同耳。韓菴序有云。吾師健菴爲序。其論次之所以然。此卽指吾購本之序。又曰。又書異日都下文讌往復之語。以別白詩家之大趣。此則指前見之序也。

黃季剛先生謂學問宜由經學入手。經學譬如築牆之基。基堅則牆堅矣。至小學一端。則不宜求之過切。擇性質近者。詳究之可耳。

先生又謂文選中之趙景真爲遼東人。見王隱晉書。今按李善注云。趙至字景真。代郡人。州辟遼東從事。據此則未云景真爲遼東人也。

先生又謂解三百篇之詩。一不可增字。解釋。二不可於句外求義。又謂讀李太白杜子美李義山詩。須玩味白文。若泥於注家之說。則多失其義。

五律之工於用典者。莫若王右丞送楊長史李判官兩詩。幾於無字無句不用典。可知此老胸中書卷之多。右丞老將行一詩。用典之工。亦可與前兩詩相配。

作五律。不難於清澈。而難於雄渾。全詩之渾淪一氣者。亦惟於右丞詩中有之。終南山觀獵送賀遂員外甥三詩皆是。又五律之收句。雄渾最難。王詩如夜坐空林。寂松風直似秋之收句。殊不多見也。黃先生謂學者應讀之書有九。曰毛詩。曰周禮。曰儀禮。曰左傳。曰史記。曰漢書。曰說文。曰文選。曰廣韻。此九書者。亦可謂之九經。此所謂經。非經學之經。乃經常之經。此書爲學者所必讀。所常誦。故謂之九經也。

作律詩。其最要者。爲起承轉合之法。然起承易明。而轉合難知。唐人詩之顯然可求者。莫如王右丞之詩。其酌郭給事詩。五六兩句云。晨搖玉佩趨金殿。夕奉天書拜鎖闈。此極平常。蓋轉筆也。下以無那老等語合之。其意皆由晨趨夕拜四字托出。似此合法。方見轉筆之有用也。學詩者能於此處有

會悟方可深造。

辜湯生先生謂講西史宜立三鵠。知己知彼一也。取彼之長補我之短二也。以彼之短愈見國學之可貴三也。

陳介石先生謂哲學之立名甚不愜當。玄學二字較好。然於名法諸家又不足以賅之。蓋哲學之內蘊。儒道名法兵農陰陽以及後世之釋典。宋明之理學。皆可兼容并包。實難以一至當之稱概之。先生又謂中國哲學史甚難作。非積以數十年之功不能成。曩嘗與某君約作教育史。後以此非率爾操觚者所能爲。故終置之。

前聞章太炎先生告其門人朱湯先曰。作文貴質直。取達意而止。近黃季剛先生又述先生之言曰。作文如打電報。多寫一字則多化一字之電費。故文中之浮辭宜在刪汰之例。又謂昔於初謁先生時。曾呈以二三千言之長作。先生閱後謂可留之字不過百餘。故自是後作文無長篇。今雖欲爲長篇亦不能也。毓絨案先生此語最耐人思。凡學文者宜令先知此理。然後無言廢之患。

段注說文之長處。在能因本字以求借義。必轉注假借之義明。而后小學可通。古義可知也。其短處則在逞臆爲說。妄改本書。古人注書。罔有輕於改易者。雖知之極審。佐證昭然。亦僅注其下曰某當作某而已。若段氏之勇於改易古書。實未之見。訂段氏之誤者。頗有其人。然尙有未盡。如許氏說解。

中不用俗字一說是也。許書所列正篆。皆合於六書造字之本。至別體俗書。則不列於正篆。而時於說解中見之。不能以說解之字爲正篆所無。遂一一求其本字以實之。此許氏不廢俗字之例。而段氏昧之。宜其爲說多乖舛也。

許氏名其書爲說文解字。余昔曾爲一文以釋其義。以今思之。猶有未盡之義。更爲舉之。許君自序。稱正篆爲文。解說爲字。是其所謂文者。兼古文大篆小篆三種而言。蓋物象之本也。所謂字者。兼正體俗體而言。取孳乳浸多之義也。段氏說之曰。古曰文。今曰字。言文字以賅古文籀文小篆也。余謂以言古曰文。今曰字。則是以言文字賅古籀小篆則非。

近思讀詩文之法。讀選本不如讀專集。專集爲一家之文。其音節、色澤、氣骨。必爲一致。故易學步。選本則五光十色。面貌各殊。見之者迷其向往之路。故學之甚爲不易。故此後凡學詩文。皆擬覓專集讀之。

予嘗言學文有捷徑。著其說於課餘瑣言中。近思得一避實攻虛之法。亦學文捷徑之一也。此法前人蓋已用之。元明以來。學者皆講性理。屏漢儒於不齒之列。至清中葉。竟有人於舉世不爲之日。而專攻漢學。遂享大名於一時。如戴東原之徒是也。又明季人喜言唐詩。至清初則有治宋學一派。清方姚之徒。喜稱韓文。而近世遂有專治柳文者。此皆以能爲人之所不爲。而享大名焉。此卽兵家避

實擊虛之法也。

黃先生言作文宜以紀事考據爲主。必於是二者有所能。而後可以去浮詞。循正軌。

陳石遺先生謂柳文雖佳。而不能無病。其病正如修路中突生石包。不剷去之。則路不平。遽剷去之。則又有新痕。必緩緩磨之。使路平而又無痕。乃爲上乘。柳文之病。不爲突兀不平。卽爲著痕太過也。錢中季先生謂治說文當讀段朱兩家之書。段氏之書。余旣略有所窺。朱氏之書。則未讀也。大略朱氏之書。長於聲訓。而又兼明假借引申之義。與段氏實爲一經一緯之學。不可偏廢也。

黃先生曰。凡治經學。有二要義。一必反之吾心。而安。一必驗之於古。而合。凡反之於心。而不安。驗之於古。而不合者。皆不可信也。又曰。古今大師。其學識足以籠罩百代者。厥有六人。曰周公。曰老子。曰孔子。曰劉歆。曰鄭玄。曰戴東原。又曰。毛詩之義理。皆在小序。其傳文則不過逐字爲之訓釋而已。故吾人治毛詩要義。卽在因序以證傳。

讀說文之法。第一次記形體。第二次辨音讀。第三次通訓詁。記形體。用二徐之書。辨音讀。用朱氏說文通訓定聲及廣韻。通訓詁。用段注說文及朱氏通訓定聲。此爲讀說文者至當不易之法。芙蓉之未發曰菡萏。實曰蓮。莖曰茄。葉曰荷。本曰莖。根曰藕。皆見說文。

袁百舉謂師不賢於弟子者。決不足以爲人師。論似奇而實正。

治經大業也。宜以師承爲先。若以之爲干祿之具。則粗通文義足矣。

近作劉子駿移書讓太常博士疏證。知古今文之爭。起于子駿。以至今日。猶未息也。以近代言之。王壬秋爲今文大師。而廖季平康長素。皆衍其緒餘者也。孫仲容爲古文大師。而章太炎劉申叔。皆衍其緒餘者也。平心論之。古今文之爭。至於今日。可以勿爾。何則。老子告孔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朽矣。古今文之在今日。皆已朽之說也。而斷斷不已。謂之何哉。尤可笑者。如太史公一人也。以其嘗問故於孔安國也。則古文家援之以爲治古文之證。又以嘗稱董仲舒明春秋之義也。則今文家乃援之以爲治今文之證。使太史公有知。豈不啞然失笑乎。

周禮爲古文經。出自孔子壁中。其中古文。猶可見者。大司徒山林川澤丘陵墳衍遼隰。遼字不作原。卽其一也。又有已經後人改易。猶可考而知者。蹕字大司冠釋文作邏是也。

段注說文凡言疊韻者。皆以古韻十七部爲準。又其言疊韻有平仄並列者。以古韻不分四聲故也。擬作一段氏說文注凡例。以爲讀是書者之初步。又擬作說文附見俗字輯。說文音和表二篇。俟將說文覆讀竟時。卽着手爲之。

陳石遺先生謂文章程度之高低。在乎賞識之多寡。其賞識寡者。程度必高。賞識多者。程度必低。又曰柳州零陵三亭記。與昌黎送李愿歸盤谷序。有雅俗之分。而世人多喜誦昌黎是作者。祇是程

度低耳。

僞作古文尙書者二人。一爲漢張霸所上百兩篇是也。一爲晉枚瓚所上五十八篇是也。兩書中皆有伏生口授之二十九篇。是爲今文真本。此外則張霸僞作者。據孔疏所稱爲二十四篇。枚瓚所作則二十五篇也。

汪容甫老子考異。謂孔子問禮之老聃。與著道德五千言之老子。爲二人。其爲說之妄。陳介石先生旣辨之矣。愚案莊子天下篇。稱關尹老聃聞其風而說之。此所云老聃。卽著道德五千言之老子也。而汪氏稱之曰。是名儋。不名聃。然莊子取與關尹同稱。又名之爲聃。必別有所據。不識汪氏將何以解於孔子問禮之老聃乎。其是一非二。自不待辨。

黃先生謂邵齊燾之駢文。勝於汪容甫。恐未必然。愚謂邵氏實學初唐四傑。而參之以齊梁。故非袁簡齋吳穀人諸人所能及。然以視容甫。則去之遠矣。

說文奇字凡兩見。代古文奇字人。仝奇字倉。是也。又晉下一曰晉。卽奇字晉。合此則凡三見矣。切字之法。上一字定聲。下一字定韻。聲有清濁發送收之辨。韻有開合洪細之分。故切語上一字。祇問其清濁發送收。而開合洪細不必問也。下一字祇問其開合洪細。而清濁發送收不必問也。切語中似有不甚協者。由於上一字之洪細。與所切字之洪細不同耳。大抵上一字。與所切之字。洪細同。

者。其音至協。而開合不問也。下一字論洪細。又論開合。故於切字時。凡覺有不甚協者。須將下一字重讀之。然後其所切之音無舛。不然則洪誤切爲細。細誤切爲洪者有之矣。此不可不辨也。試舉大徐說文所用之切音例之。饋求位切。不甚協也。若易爲叩位切。則協矣。試王問切。不甚協也。若易爲寃問切。則協矣。倉七岡切。不甚協也。若易爲此岡切。則協矣。其所以不協之故。饋倉爲洪音。而求七爲細音。饘爲細音。而王爲洪音。故也。余嘗欲取說文中切音之不甚協者。悉改爲相協之音。列爲一表。俾讀者一覽而知。或於音學不無小補乎。

顏黃門云。觀天下書未徧。不可妄下雌黃。其言大可思。

余前曾以釋詁釋言釋訓三篇之分。詢之同門諸君。又擬作釋詁釋言之分一篇。略言其別。至今思之。未盡然也。今閱俞曲園先生讀書餘錄。有一篇已論及此。大抵謂釋詁爲釋字之古本。誼釋言爲釋字之通借。義釋訓爲釋偶詞。用誼之異於單詞者。其有不合於此者。則爲叔孫通梁文之徒所竄亂。非周公之舊序然也。其立說甚精。愚見未能及此。

季剛先生謂作文之法。其不可少者有二。一爲重頓之筆。一爲反正之筆。重頓之筆。可以喚起精神。反正之筆。可以舒張文勢。否則平鋪直叙。意態全無。疵病雖除。而閱者生厭矣。又曰。擬作之文。貴得其神理。而遺其面貌。不善擬者。面貌雖似。不得謂工。善於擬者。面貌不似神理。具在此高下之分。工

拙。之。辨。也。又。曰。擬。人。之。作。必。先。拋。去。本。文。直。如。創。作。迨。文。成。之。後。再。諷。以。原。作。核。其。工。拙。則。無。不。是。處。矣。

季剛先生謂解三百篇之詩。不可加字解釋。愚謂解經之法。亦當遵此例以求之。尙書柔遠能邇。注家或云能安遠者先能安近。或曰能柔遠者必能柔近。準是而言。必柔遠上加一能字。能邇中加一柔字。方可解也。實則能柔二字對舉。其義相近。不煩加字。其義已可通矣。本王伯申說又尙書堯典。光被四表。注家或云其名聞充溢四外。或云光耀及四海之外。準是而言。必於四表中加海之二字。而後可解也。實則表與裔相通。四表卽言四裔。本俞曲園說不煩加字。其義亦可通矣。以是兩言推之。全經其不待加字解釋。蓋可知也。

(卷上終)



通

訊

袁以全鐘

通訊彙錄

編譯先生史席。近觀尊鐫。如獲拱璧。反復籀讀。無任欽遲。始知秦非無人。益信魯有君子。急欲裁書。敬致愚忱。課程匆迫。未遑屬草。今以修省之暇。翫縷陳詞。塵瀆清聽。幸垂察焉。方今羣言朋興。諸刊並出。珍寶器執。塵塗道言。斯文將墜。良用慨歎。曩者太炎申叔兩大師。效離麗之德。著相見之義。金聲玉振。風起雲從。雅道大昌。士風承變。國粹華國。二刊并垂不朽矣。爾後間有作者。徒滋聒耳。闕其無人。彌切隱憂。比者僕與同岑之士。剏立夏聲季刊。志在闡發幽隱。義期仰贊明賢。網羅羣言。囊括大典。雖未備至。略有可觀。財用不足。躓於中道。石火之光。無補於明。悠悠我思。如何可言。還觀諸君子才學優博。志意堅貞。佛時仔肩。行勵靡已。此志士所爲歡欣。海內同當鼓舞者也。然而書戒自用。易讚同人。此心此理。古今無間。尊鐫作者四例。似有未符斯旨。雖秦人必善秦聲。而楚材何妨晉用。鐘磬同音。以雅以南。此言而信。其業益大。若必以東北之士。始得班於斯列。則是斯鐫轉類志乘。雖力蘄乎明嚮。終難比於勵學。略例謂作者必現居於東北、又謂雖非居於東北、其文字內容與東北有關者、此謂現居於東北者、其所作文字內容、可以無關於東北、若尊鐫學術欄以下等作是也、但不居東北者、遂加以限制、若是則以人爲主、無關勵學、不近於志乘乎、若謂名爲東北叢鐫、當以文字爲主、凡內容有關東北者卽爲合例、無論其謂中外人皆可、現居於東北與否、更不必論矣、
欲求美善。

似宜更張。期期之言。還乞裁教。春風料峭。珍重爲宜。苗可秀頓首。

東北大學文學院苗君來函。詞義深美。讀之不忍釋手。魯有君子。信不虛也。國粹華國兩刊。皆以當代大師主持其事。故能金聲玉振。遐邇風從。本刊同人。方慙陳義。務疏。出辭鄙倍。未足以當弘道之任。而苗君重加督勵。勗以同心。相期如此。不可感乎。本刊作者。限以四例。原有苦衷。方今華夏諸刊。雜然並作。衡以旨趣。類多景附雷同。本刊既以東北命名。詎可漫無定程。隨俗粟碌。用是特標四例。用明祈嚮。非峻拒並世賢達而不納也。蓋必有此限制。而本刊之特質始具。亦必本限制以立論。而本刊之命名始符。區區之意。蓋可識矣。若夫志乘之作。別具體例。與本刊之旨趣異。撰自不能取以同科。特爲辨明。以爲讀者正告。苗君之言曰。書戒自用。易讚同人。此理此心。古今無間。敬聞良規。不敢不勉。茲於四例之外。特廣一例。凡合於本刊宗旨之作品。經本刊作者之介紹。悉予刊載。以符勵學之旨。苗君以爲何如。大刊夏聲。早經拜讀。美志未遂。良用歎惜。見存未刊之稿。如承割愛。極願刊登。著述多娛。還希裁教。

記者

二

頃接讀貴處出版東北叢刊。內容豐富。發揮良維學術。不勝欽佩。茲將敝拓藏之元印一種。尚不敢定是金是元先爲寄上。希請審核。聊助文獻之徵。至有無刊登之價值。尙祈卓裁。卽請台鑑。

金鵬寰頓首
三月十六日

敬啓者。刻將鄙藏之金鏡。及鄙著之奉天府廳州縣建置考補二稿。寄祈督核酌登爲感。不受酬。卽請撰綬。

金鵬寰拜啓
四月二十六日

吉林省珠河縣政府秘書金君笑萸。爲愛讀本刊之一人。迭承寄示古印古鏡。復以所作奉天府廳州縣建置考補見寄。熱心贊助。欽佩良深。如金君之績學好古。並世恐不多覯。特爲表而出之。寄件陸續刊登。並以附陳。

記者

三

靜安老兄教下。不欺奉多日。極深懸仰。惟興居曼福以慰。別紙春柳四章。乃前清粵督張堅白尙書最近寄慨時事之作。聲情激越。書來囑代索同人和章。特貢吟壇。如有屬和佳什。乞交敝處。以便轉致。並請囑好事小吏。將原稿附印東北叢刊。藉供同好。尤盼楡末兩行附識。擬請彙印。以表而出之。肅上敬請台安。

弟孔昭焱再拜
四月九日

最高法院東北分院院長孔君希白。以張堅白尙書近作見示。屬登本刊。業見本期文苑。作者現不居於東北。而孔君爲之紹介。又承諄囑。故特破例爲之。此後本刊凡關於現居東北諸君子夙有因緣之作者。一經紹介。均爲刊載。並將略例稍予修正。亦徇東北大學苗君可秀之請也。

第一期散盤釋彙勘誤

頁數	行數	字數	誤	正
四	二	十五	覓	覓
四	八	十二	瀟	瀟
一一	十一	二十一	潯	潯
二八	二	十七	敲	敲
三四	五	二十九	敲	敲
三四	六	三十	峯	峯
三八	三	十二	攸	旅
三八	十二	六	囊	囊
四三	三	五	號	號
五〇	八	四	爽	爽

附錄

作者略歷

第四期

陳衍

字石遺福建閩侯人前北京大學教授

陳詩

字鶴柴安徽人現隱居上海

張之漢

字仙舫瀋陽縣人東三省鹽運使

高鳳樓

字韻濤康平縣人遼寧省教育廳股長

楊成能

字彙吾江蘇武進人遼寧省政府秘書

第五期要目預告

通論

東北文化發展論

卞鴻儒

研究東北文獻之重要及其方法

其方法

金毓黻

學術

觀堂雅例訂

夏頌來

散盤句讀

方國瑜

顏墓考

沈彭齡

專著

元行省丞相平章政事年表 吳廷燮

東北輿地釋略

景方和遺著

滿洲發達史

楊成能譯

文苑

文錄 詩錄 詞錄

雜俎

成均撫言

金毓黻